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傳義大全卷八九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趙之壁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傳義大全卷八

明 胡廣等 撰

☱☷ 兊下 坤上

傳臨序卦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蠱者事也有事則可大矣故受之以臨也韓康伯云可大之業由事而生二陽方長而盛大故為臨也為卦澤上有地澤上之地岸也與水相際臨近乎水故為臨天下之物密近一作邇相臨者莫若地與水故地上

有水則為比澤上有地則為臨也臨者臨民臨事凡所臨皆是在卦取自上臨下臨民為義

臨元亨利貞

傳以卦才言也臨之道如卦之才則大亨而正也

至于八月有凶

傳二陽方長於下陽道嚮盛之時聖人豫為之戒曰陽雖方盛至于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

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亦无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葢不能戒於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程子曰臨言八月有凶謂至八月是遯也當其剛浸長之時便戒以陰長之意○節齋蔡氏曰臨與遯反自臨之初爻至遯之二爻在卦經八爻於月經八月剛柔皆變臨盡消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

本義臨進而淩逼於物也二陽浸長以逼於陰故為臨十二月之卦也又其為卦下兌說上坤順九二以

剛居中上應六五故占者大亨而利於正然至于八月當有凶也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于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也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於卦為觀亦臨之反對也又因占而戒之或問臨不特上臨下之謂臨凡進而逼近者皆謂之臨否朱子曰然此是二陽自下而進上則凡相逼近者皆為臨也○問至于八月有凶說前說自復一陽之月至遯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後說自泰至觀觀二陽在上四陰在下與臨相反亦陰長陽消之時二說孰長曰前說是周正八月後說是夏正八月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不可知也○雙湖胡氏曰自乾以下元亨利貞占辭凡七卦乾坤屯隨臨无妄革此臨卦元亨利貞

二陽浸長之占也然一陽復惟曰亨三陽泰惟曰吉亨四陽壯惟曰利貞五陽夬元亨利貞皆不言何獨臨與乾似也豈非元則一陽初動自二陽以往皆陽德亨通皆利在貞正乎七卦除坤外皆一陽居下可見矣後儒不作占辭惟以四德論以為乾坤後數卦與諸卦優劣不同故得具四德誤矣若作占辭方知文王偶於數卦及之他卦未嘗不可用此占也○臨川吳氏曰自天王建子之月一陽始生為復其二建丑之月二陽長而為臨其七建午之月一陰始生為姤至其八建未之月則二陰長而為遯遯者臨之正對臨卦六畫變盡也今日二陽之臨陽長而消陰也至于八月二陰之遯則陰長而消陽也故其占為至于八月則有凶也○隆山李氏曰陽生於子終於巳陰生於午終於亥故一陽復十一月至巳為乾則陽極陰生一陰姤五月二陰遯六月三陰否七月四陰觀八月方建丑月卦為臨二陽浸長逼四陰當此之

時陽勢方盛至于八月建酉卦為觀四陰浸長逼二陽則臨二陽至觀危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所謂至于八月有凶者言之于臨則當自臨數而不當自復數以觀次臨則當數至觀而不當數至遯臨觀乃陰陽反對消長之常理文王於臨以八月有凶為戒其義甚著豈可外引遯卦謂周八月哉○雲峰胡氏曰本義解臨字諸家所未發蓋訓近訓大即見上臨下不見下剛臨柔之意本義依如臨深淵之臨謂進而逼於淵此所謂臨者剛進而逼於柔也蓋謂之復者七日來復陰之極而陽初來也謂之臨者朋來无咎二陽皆來而逼於陰也故復亨而臨則大亨復不言利貞者復是初陽之萌无有不善臨則二陽浸盛易至放肆故戒之也或曰方臨之時即懼其為遯何也曰遯者去也剛浸而長君子之朋來固可喜陰浸而長君子之易去尤可憂長有消之幾來有去之幾不可不戒也陽長至二未過乎中即為之戒戒貴乎早

也若論反對則觀為八月聖人於觀不言陰之盛而於臨言之易為君子謀也又曰八月有三說觀八月一說也歷臨六位至遯初二二陽凡八位八於數為陰於象為月歷剝六爻至復初一陽凡七位七於數為陽於象為日二也復下震震少陽七位於東為日出之方臨下兌兌少陰八位於西為月出之方三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長丁丈反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進齋徐氏曰浸漸也陰符經曰天地之道浸亦用此義言一義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〇中溪張氏曰自復一陽生積而至臨則二陽長矣故曰剛浸而長遯者臨之反也臨彖曰剛浸而長易為君子謀也遯彖不曰柔浸而長而止曰小利貞浸而長易不為小人謀也

說而順剛中而應說音悅

本義又以卦德卦體言卦之善中溪張氏曰說而順以二德言内兌為說說則二陽之進也為不逼外坤為順順則四陰之從也為不逆二以剛中而應乎五故能大亨而得正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傳浸漸也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下兌上坤和說而順也剛得中道而有應助是以能大亨而得正合天之道剛正而和順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以此臨人臨事臨天下莫不大亨而

得正也兌為說說乃和也夬彖云決而和

本義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故其占如此也朱子曰剛浸而長以下三句解臨字大亨以正便是天之道也解亨字亦是惟其如此所以如此又曰易中言天之道也天之命也義只一般但取其成韻耳不必強分析〇中溪張氏曰剛貴乎長已有成乾之勢天之道也〇雲峰胡氏曰臨无妄皆曰元亨利貞臨曰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无妄曰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本義於臨曰以卦德卦體言卦之善當剛長之時有此善故其占如此无妄亦曰言卦之善如此故其占當獲大亨而利於正乃天命之當然也他卦但曰釋卦名義釋卦辭此二卦又有所謂言卦之善者何哉蓋二卦皆以剛為主剛不如此非剛之善也无之天道賦予无有不善善字又從天道天命而言

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傳臨二陽生陽方漸盛之時故聖人為之戒云陽雖方長然至于八月則消而凶矣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于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陰長而陽消矣故云消不久也在陰陽之氣言之則消長如循環不可易也以人事言之則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方君子道長之特聖人為之誡使知極則有

凶之理而虞備之常不至于滿極則无凶也

本義言雖天運之當然然君子宜知所戒中溪張氏曰自臨之丑至遯之未凡八月歷時尚久而曰消不久者於其方長之時而告之以將消之理則庶乎知所戒也○廬陵龍氏曰臨反對為觀乃八月卦一轉則為剥為坤故曰消不久也○雲峰胡氏曰觀卦不取四陰為義於臨曰八月有凶則觀為八月卦已見於此矣○進齋徐氏曰陰陽消長若循環然象易聖人深言消長之機其來甚速吉凶靡定禍福无常思患豫防君子所當戒懼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思去聲

傳澤之上有地澤岸也水之際也物之相臨與含容

无若水之在地故澤上有地爲臨也君子觀親臨之象則教思无窮親臨於民則有一无有字教導之意思也无窮至誠无斁也觀含容之象則有容保民之心无疆廣大无疆限也含容有廣大之意故爲无窮无疆之義本義地臨於澤上臨下也二者皆臨下之事教之无窮者兑也容之无疆者坤也節齋蔡氏曰教思无窮澤潤地之象也容保民无疆地容澤之象也○雲峰胡氏曰不徒曰教而曰教思其意思如兑澤之深不徒曰保民而曰容民在度量如坤土之大

初九咸臨貞吉

傳咸感也陽長之時感動於陰四應於初感之者也比他卦相應尤重四近君之位初得正位與四感應是以正道為當位所信任得行其志獲乎上而得行其正道是以吉也他卦初上爻不言得位失位蓋初終之義為重也臨則以初得位居正為重凡言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有貞固守之則吉者各隨其事時一作也或問程易作咸感之義如何朱子曰陰必從陽謂咸為感亦是但覺

得牽强些○童溪王氏曰咸感也陰陽之氣相感而相應故也初九當君子道長之初所居者正位所行者正道而所與相感而相應者又皆履正之人故曰貞吉○隆山李氏曰山澤通氣故山上有澤其卦為咸而澤上有地初二爻亦謂之咸陰陽之氣相感也

本義卦唯二陽徧臨四陰故二爻皆有咸臨之象初九剛而得正故其占為貞吉

建安丘氏曰咸皆也以二陽而臨四陰陽雖長而陰猶盛非協力不足以勝故初二皆曰咸臨○雲峰胡氏曰復曰朋來初二兩咸字即朋之義兩臨字即來之義故復初元吉臨初亦貞吉○雙湖胡氏曰王弼已訓咸為感諸儒因之然而以二陽方長乃區區感四五二陰與之相臨置三上不問不亦狹乎故不若訓徧與皆義見得陽道廣大公溥而且於立卦

命爻之義皆得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傳所謂貞吉九之志在於行正也以九居陽又應四之正其志正也建安丘氏曰當臨之始初能固守其正以從二則陽剛浸長羣陰退聽而得吉也以其未當臨陰之任故曰志行正而已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傳二方陽長而漸盛感一作咸動於六五中順之君其交之親故見信任得行其志所臨吉而无不利也吉

者已然如是故吉也无不利者將然於所施為无所不利也厚齋馮氏曰以卦義言之以大臨小初九九二臨四陰也以爻位言之以上臨下六四六五臨初九九二者也惟其正應而陰陽相感故交相為臨而謂之咸言其交相感而交相臨也初與二同為咸臨而初貞二无不利者葢初位卑而不中故取其正二得中而應君故无不利不言貞位不當也君臣正應以相與故陽之上進羣陰順之所以无不利也

本義剛得中而勢上進故其占吉而无不利也進齋徐氏曰初九曰咸臨貞吉而九二則曰咸臨吉无不利何也曰初未得中未當臨陰之任故在初惟當固守其志以從二得貞而吉也二得中則勢上進已當臨陰之任矣在二不過率初之陽以同往則柔不能拒是

以吉而无不利也貞吉者戒初之辭吉无不利者勉二之辭也○雲峰胡氏曰初剛得正未見其勢之進故曰貞吉二剛得中勢可以上進故不特曰吉又曰无不利至六三則曰无攸利扶陽抑陰之意可見矣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傳未者非遽之辭孟子或問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又云仲子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歟抑亦盜跖之所樹歟是未可知也史記侯嬴曰人固未易知古人用字之意皆如此今人大率用對已字故意似異然實不殊也九二與五感應以臨下蓋以剛德之長而又

得中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是以吉而无不利五順體而二說體又陰陽相應故象特明其非由說順也本義未詳節齋蔡氏曰命君命謂五也○進齋徐氏曰二剛咸臨有進逼陵躐之勢五柔二剛有君弱臣強之疑以此相臨豈能遽合自二言之其初未順命也然五以柔中用二二以剛中應五豈終不順哉聖人以未順命釋之欲人知以道事君而不苟於從上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傳三居下之上臨人者也陰柔而說體又處不中正以甘說臨人者也在上而一无而字以甘說臨下失德之

甚无所利也兊性旣說又乘二陽之上陽方長而上進故不安而益甘旣知危懼而憂之若能持謙守正至誠以自處則无咎也邪說由已能憂而改之復何咎乎本義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爲以甘說臨人之象其占固无所利然能憂而改之則无咎也勉人遷善爲教深矣朱子曰三近二陽也去臨他如小人在上位却把甘言好語臨在下之君子○節齋蔡氏曰爻柔而位不正兊體而迫於剛故以甘說邪佞而臨乎二也然剛長以正又豈甘說邪妄之所利也能順剛長之正理憂懼知變不爲甘說之態則咎可无矣○平菴項氏曰六三以甘媚臨而

无攸利見君子之難悅也既憂之无咎又見君子之易事也其處已也嚴故不受不正之媚其與人也寬故不治既憂之人爻辭雖為六三言之然亦可以見二陽之用心矣○雲峰胡氏曰象惟取剛臨柔爻則初二外皆上臨下三兌體在二陽之上為以甘說臨人之象節九五以中正為甘則吉此以不中不正為甘故无攸利憂者說之反能憂而改則无咎矣六三變則為泰九三能改而自新則既憂之无咎即泰之艱貞无咎也象以八月有凶警君子爻以既憂之无咎戒小人易於君子小人之際用意深矣哉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傳陰柔之人處不中正而居下之上復乘二陽是處不當位也既能知懼而憂之則必強勉自改故其過

咎不長也臨川吳氏曰以不正故為媚説之態先雖媚説而後能憂則始雖有咎而其咎不長故可无咎也

六四至臨无咎

傳四居上之下與下體相比是切臨於下臨之至也臨道尚近故以比為至四居正位而下應於剛陽之初處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賢以親臨於下是以无咎所處當也

本義處得其位下應初九相臨之至宜无咎者也或問

六四以陰居正柔順臨下又有正應臨之極善故謂之至臨朱子曰至臨无咎未是極好只是與初相臨得切至故謂之至○龜山楊氏曰六四初九皆當位誠意以相與至臨也故无咎○雲峰胡氏曰六四以陰居陰處得其正下應初九之正相臨之至所以无咎又地附澤澤依地六四坤兑之間地與澤相臨之至也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傳居近君之位為得其任以陰處四為得其正與初相應為下賢所以无咎蓋由位之當也建安丘氏曰三四皆陰柔三无攸利而四无咎者三乘陽而四應陽三位不當而四位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知音智

傳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於二剛中之臣是能倚任於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為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五順應於九二剛中之賢任之以臨下乃己以明知臨天下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

本義以柔居中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知之事而大君之宜吉之道也

中溪張氏曰一人出而君天下自任者其智小任人而不自任者其智大況當二剛浸長之世六五在上與九二為正應不忌其進而以柔道接之則剛中而應反為吾用是兼衆智以臨天下大君之宜孰大於此吉可知矣此帝舜能用禹皐陶而臨下以簡謂之大智者歟○雲峰胡氏曰六五自是柔闇之士何為以智稱葢謂之臨多是以已臨人五虛中下應九二不任已而任人所以為知所以為大君之宜中庸曰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又曰舜其大知也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其皆出於此歟夫子釋乾四德言仁義禮不言智知光大言於坤周公爻辭獨於臨之坤體曰知臨五常之德知藏於内坤以藏之故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傳君臣道合蓋以氣類相求五有中德故能倚任剛中之賢得大君之宜成知臨之功蓋由行其中德也人君之於賢才非道同德合豈能用也

南軒張氏曰六五知臨者豈任察以為明挾榮以為剛乎立大中之道使天下得以共行之而已舜惟能用中于民此所以為大智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傳上六坤之極順之至也而居臨之終敦厚於臨也

與初二雖非正應然大率陰求於陽又其至順故志在從乎二陽尊而應卑高而從下尊賢取善敦厚之至也故曰敦臨所以吉而无咎陰柔在上非能臨者宜有咎也以其敦厚於順剛是以吉而无咎六居臨之中而不取極義臨无過極故止為厚義上无位之地止以在上言

本義居卦之上處臨之終敦厚於臨吉而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上六敦臨自是積累至極處有敦篤之義艮上九亦謂之敦

艮復上六爻不好了所以只於五爻謂之敦復又曰臨便是好卦不獨說道理自是好讀所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此便是大底卦○臨川吳氏曰敦厚也坤之上畫地之最厚處天高而覆物者以上臨下也地厚而載物者以下承上非臨也上六陰柔居高臨下然以坤厚載物之德臨之以俟二陽之進而非敢以柔臨剛也在上而不以高自居厚之至也故曰敦臨此爻取義乃臨卦之正意○雲峰胡氏曰坤與艮皆土也有敦厚之象然皆於終見之復除上六迷復外六五為復之終曰敦復艮上九艮之終曰敦艮此曰敦臨相與而厚於終者也故吉且无咎○隆山李氏曰以厚接物未有不安者故易之爻辭敦復无悔敦艮吉敦臨吉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傳志在內應乎初與二也志順剛陽而敦篤其吉可知也朱子曰居臨之時二陽得時上進陰不敢與之爭而志與之應所謂在內者非謂正應只是卦內與二陽應也○雲峰胡氏曰上六非與內之二陽應而其志在二陽斯其為厚之至也○進齋徐氏曰二剛浸長進逼於柔此雖成卦之體而雜卦又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與者又言上下相與為臨也爻辭初二咸臨此下臨上剛臨柔也三甘臨四至臨五知臨上敦臨此上臨下柔臨剛也上下相臨所謂與也○建安丘氏曰臨有凌逼之義以下之二陽而凌乎上之四陰也然二當任而初不當任故二為臨主是以在二曰咸臨吉无不利而初曰咸臨貞吉而已其上四陰則皆受陽之臨者而遠者吉近者凶三其最近者也故甘臨无攸利四五則漸遠矣故四至臨无咎五知臨吉也唯上去陽獨遠而志應乎內故有敦

臨吉无咎之辭焉豈非臨之道利遠而不利近者乎

䷓坤下巽上

傳觀序卦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觀所以次臨也凡觀視於物則為觀平聲為觀於下則為觀去聲如樓觀謂之觀者為觀於下也人君上觀天道下觀民俗則為觀修德行政為民瞻仰則為觀風行地上徧觸萬類周觀之象也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為羣下所觀仰觀之義也在諸爻則唯取觀

見隨時為義也朱子曰自上示下曰觀自下觀上曰觀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觀皆平聲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觀官喚反下大觀以觀之觀大象觀字並同

傳予聞之胡翼之先生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則下觀仰而化也故為天下之觀當如宗廟之祭始盥之時不可如既薦之後則下民盡其至誠顒然瞻仰之矣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求神之時也薦謂獻腥獻熟之時也盥者事

之始人心方盡其精誠嚴肅之至也至既薦之後禮數繁縟則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時矣居上者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一作常莊嚴一作敬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顒仰望也或問伊川以為灌鬯之初誠意猶存至薦羞之後精意懈怠本義以為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其義不同朱子曰盥只是洗手不是灌鬯伊川承先儒之誤若云薦羞之後誠意懈怠則先王祭祀只是灌鬯之初猶有誠意及薦羞之後皆不成禮矣問若爾則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為天下法而不敢輕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用

否曰
然

本義觀者有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内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為觀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然尊敬之貌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其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戒占者當如是也或曰有孚顒若謂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為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或問盥而不薦

是取未薦之時誠意渾全而未散否朱子曰祭祀无不薦者此是假設來說薦是用事了盥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常持得這誠敬如盥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纔畢便過了无復有初意矣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楚詞云思公子兮未敢言正是此意說出這愛了則都无事可把持矣惟其不說但藏在中心所以常見其不忘也○問有孚顒若承上文盥而不薦蓋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一說下之人信而仰之二說孰長曰從後說則合得彖辭下觀而化之義問前說似好曰當以彖辭為定○龜山楊氏曰盥而不薦初未嘗致物也威儀度數亦皆未舉而已有孚顒若其所以交神明者蓋有在矣又曰古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於誠吾意而已詩書所言莫非明此者但人自信不及故无其效聖人知其效必本於此故於觀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平庵項氏曰

盥者祭之初步方詣東榮盥手於洗凡祭之事百末一為也薦者祭禮之最盛四海九州之美味四時之和氣无不陳也此但以盥而不薦象恭已无為耳非重盥而輕薦也先儒謂盥則誠意方專薦則誠意已散仁人孝子之奉祀豈皆至薦而誠散乎○雲峰胡氏曰諸家謂盥者祭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以求神之時也本義但以為將祭而盥手蓋酌鬱鬯之酒以降神灌也非盥也諸家謂薦則誠意已散不復如盥之時本義之意則謂盥豈有不薦者孝子之薦豈皆有至薦而誠散者獨就觀示上發盥而不薦之義以喻二陽在上无為而化蓋祭必先盥盥者未用事之時祭則薦而用事聖人至德之化如將祭而盥不待見於用事孚信在中已顯然可仰觀之者見其盥未見其薦亦已信而仰之蓋不待觀其行事而化也不薦而孚蓋與未占有孚畧同夫觀四陰二陽八月之卦四陽之卦名曰大壯以陽之盛言也四陰豈不可

以陰盛言卦名謂之觀取二陽在上為四陰所仰且就觀字上發出示民神化之妙扶陽抑陰之義深矣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傳五居尊位以剛陽中正之德為下所觀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下坤而上巽是能順而巽也五居中正以巽順中正之德為觀於天下也

本義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進齋徐氏曰大觀在上以位言順巽中正以德言有其位无其德不足以觀天下有其德无其位亦不足以觀天下○雲峰胡氏曰四陽為大壯四陰不曰小者之壯而曰觀取二陽示四陰也釋彖且曰大觀壯以下之四陽為大觀以上之二陽為大釋卦名

義則以為大而在上釋卦辭以為下觀而化上下之分嚴崇陽抑陰之意可見矣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如字下觀天大象觀民之觀六爻觀字並同

傳為觀之道嚴敬如始盥之時則下民至誠瞻仰一作仰觀而從化也不薦謂不使誠意少散也

本義釋卦辭進齋徐氏曰下觀而化以四陰觀二陽言謂上有精潔誠敬之德顒然可仰則天下有所觀感而化如舜恭己正南面而天下自治文王不大聲以色而萬邦作孚自然之感固如此也○雲峰胡氏曰盥而不薦與神武而不殺朱子皆以為是聖人不犯手做底蓋盥則必薦不薦是喻聖人

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武則必殺不殺是謂聖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故彼謂之神武而此下文別以神道言之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傳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行四時无有差忒則見其神妙聖人見天道之神體神道以設教故天下莫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唯聖人黙契體其妙用

設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本義極言觀之道也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為觀也神道設教聖人之所以為觀也朱子曰盥本為薦而不薦是欲蓄其誠意以觀示民使民觀感而化之義有孚顒若便是那下觀而化却不是說人君身上事聖人以神道設教是聖人不犯手做底即是盥而不薦之義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謂以此觀示之也又曰觀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底道理四時自然不忒聖人神道亦是說他有教人自然觀感處○臨川吳氏曰此廣觀義上文所

言感應之速者觀道之神也因言天道之神神者妙不可測之謂服者從而化也人觀天道之神莫知其然而四時代謝終古如一无少差忒觀道亦然常人以言設教則有聲音以身設教則有形迹聖人之道如天之妙不可測以之設教非有聲音非有形迹不設而設不教而教天下一觀感之餘其應捷如影響莫不從而化焉應其所感亦如四時之應乎天而无有差忒也益所存甚神故所過即篤恭而天下平如上天之无聲无臭而萬邦皆作孚此其所以為神道與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省悉井反

傳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為由歷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為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天子巡省四

方觀視民俗設為政教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省方觀民也設教為民觀也

本義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為觀庸齋趙氏曰風行地上徧觸萬物有周觀之象先王體之得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之象故以省方觀民設教○建安丘氏曰坤為土有土此有民省方觀民乃坤之象巽以申命設教乃巽之象○三山劉氏曰觀民設教如齊之末業教以農桑衛之淫風教以禮別奢如曹則示之以儉儉如魏則示之以禮之類是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傳六以陰柔之質居遠於陽是以一作其觀見者淺近

如童稚然故曰童觀陽剛中正在上聖賢之君也近之則見其道德之盛所觀深遠初乃遠之所見不明如童蒙之觀也小人下民也所見昏淺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謂之過咎若君子而如是則可鄙吝也本義卦以觀示為義據九五為主也爻以觀瞻為義皆觀乎九五也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童觀之象小人之道君子之羞也故其占在小人則无咎君子得之則可羞矣臨川吴氏曰下之所觀觀九五中正之道也初最下去五

最遠如未有知識之童子而觀不能有所見也○平菴項氏曰初六為下民日用而不知則其常也故无咎君子而不著不察則可羞矣○雲峰胡氏曰童之象陽位而陰爻陽則男而陰則稚也故蒙六五亦曰童童觀以近為明初六去二陽最遠故為兒童之觀又曰遯大壯皆四陽二陰之卦曰君子好遯小人否曰君子用壯小人用罔觀亦四陰二陽故拳拳於君子小人之分益以小人而可如此者君子慎不可如此也其愛君子之意至矣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傳所觀不明如童稚乃小人之分故曰小人道也朱子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小人自是如此故无咎

六二闚觀利女貞

傳二應於五觀於五也五剛陽中正之道非二陰暗柔弱所能觀見也故但如闚覘之觀耳闚覘之觀雖少見而不能甚（一悅盡）明也二既不能明見剛陽中正之道則利如女子之貞雖見之不能甚明而能順從者女子之道也在女子為貞也二既不能明見九五之道能如女子之順從則不失中正乃為利也

本義陰柔居內而觀乎外闚觀之象女子之正也故

其占如此丈夫得之則非所利矣　進齋徐氏曰闚門中視也陰柔居內而觀外雖與五為應前為三四所蔽所見不明闚觀之象○雲峰胡氏曰闚坤闔戶象柔居內而觀乎外有闚觀象初二皆陰故皆有幼稚象初位陽故為童二位陰故為女童觀是茫然无所見小人日用而不知者也闚觀是所見者小而不見全體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也占曰利女貞則非大丈夫之所為可知也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傳君子不能觀見剛陽中正之大道而僅能一有字闚覘其彷彿雖能順從乃同女子之貞亦可羞醜也

本義在丈夫則為醜也平菴項氏曰婦人之目所闚者狹婦无公事所知者蠶織女无是非所議者酒食此在女德為不失女子而寡見謏聞則可醜矣○雲峰胡氏曰小人而為兒童之觀固其道也丈夫而為女子之觀豈非可醜乎

六三觀我生進退

傳三居非其位處順之極能順時以進退者也若居當其位則无進退之義也觀我生我之所生謂動作施為出於已者觀其所生而隨宜進退所以處雖非正而未至失道也隨時進退求不失道故无悔咎一作

否以能順也本義我生我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故不觀九五而獨觀己所行之通塞以為進退占者宜自審也朱子曰我者彼我對待之言是以彼觀此觀其生是以此自觀六三之觀我生進退者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行膏澤可下可以見自家所施之當否而為進退○童溪王氏曰我生者吾身之動作施為也六三處進退之間宜誰從曰進退者時也可以進可以退者我也觀我生以決其進退爾○楊氏曰觀我生而進退所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我无官守我无言責則進退之間豈不綽綽乎有餘裕哉者是也○誠齋楊氏曰三五皆曰觀我生辭同而德異六三察己以從人九五察人以修己六三似漆雕開○雲峰胡氏曰三處上下之間有進退之象他卦

三不中多不吉二居中多善而觀以遠近取義故如此諸爻皆欲觀五惟近者得之六四最近故可決於進六三上下之間可以進退之地故不必觀五但觀我所為而為之進退本義謂占者宜自審當進退之際惟當自審其所為何如耳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傳觀己之生而進退以順乎宜故未至於失道也中溪張氏曰五為觀之主近五者宜進遠五者宜退若初二去五遠則无可進之理四去五近則用賓于王矣可進可退惟三之時為然道觀之道也觀四陰爻惟四得觀之道初二則失觀之道三之進退在我故曰未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傳觀莫明於近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之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行一身乎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道德可見矣四雖陰柔而巽體居正切近於五觀見而能順從者也利用賓于王夫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於朝廷輔戴之以康濟天下四既觀見人君之

德國家之治光華甚美所宜賓于王朝效其智力上
輔於君以施澤天下故云利用賓于王也古者有賢
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
賓本義六四最近於五故有此象其占為利於朝覲
仕進也○蘭氏廷瑞曰九五陽明居上是有光華者也
○童溪王氏曰觀以遠陽為悔近陽為明○
漢上朱氏曰古者諸侯入見于王王以賓禮之士而
未受祿者亦賓之○雲峰胡氏曰觀國之光四字下
與童觀闚觀相反上與九五觀我生相應益國之光
即九五所謂我生者也特五之自觀則曰生方出於
我者也自四觀五則曰光已達於國者也不指君之
生而曰國者觀其達於國者則其出於君者可知矣

象曰觀國之光尚賔也

傳君子懐負才業志在乎兼善天下然有卷懐自守者葢時无明君莫能用其道不得已也豈君子之志哉故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既觀見國之盛德光華古人所謂非常之遇也一无所也字以志願登進王朝以行其道故云觀國之光尚賔也尚謂志尚其志意願慕賔于王朝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傳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惡係乎已而已觀已之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已之所為政化善也乃无咎矣若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則是已之所為政治未善不一作未能免於咎也

本義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君子之象也故戒居此位得此占者當觀己所行必其陽剛中正亦如是焉則得无咎也朱子曰九五之觀我生如觀風俗之媺惡民臣之從違可以見自家所施之善惡○瓜山潘氏曰九五居尊處正為觀於下反觀諸已所

為而皆君子則可以无咎矣○進齋徐氏曰九五為大觀之主巍乎在上乃天下之儀表在下四陰莫不仰之然民皆仰乎五矣五將何所觀乎亦惟先觀我身之所行揭其中正以觀示於天下可也亦必我為陽明之君子乃能盡觀我之道而无陰侵陽之咎○平庵項氏曰觀本是小人逐君子之卦但以九五中正在上羣陰仰而觀之故聖人取以為小人觀君子之象象雖如此勢實漸危故五上二爻皆曰君子无咎言君子方危能如九五之居中履正能如上九之謹身在上僅可无咎耳不然則九五居中正以觀天下雖元吉大亨可也豈止无咎而已哉明二陽向消故道大而福小也此即唐武宗之時内之宦者外之牛黨之徒皆欲攻李德裕者也但以武宗剛明在位故仰視而不敢動一日事變萬事去矣○雙湖胡氏曰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項氏深為得之當觀之君知此所以自處者有道可也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傳我生出於己者人君欲觀己之施為善否當觀於民民俗善則政化善也王弼云觀民以察己之道是也本義此夫子以義言之明人君觀己所行不但一身之得失又當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建安丘氏曰象言觀民者葢觀民正所以為觀我之鑑欲觀吾身所行之當否但觀民俗之善惡而已此本諸身而徵諸民者也書云當於民監亦此意也○雲峰胡氏曰民德之善否生於我身之得失故觀民即所以觀我生乃以義言之非以象言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傳上九以陽剛之德處於上為下之所觀而不當位是賢人君子不在於位而道德為天下所觀仰者也觀其生觀其所生也謂出於已者德業行義也既為天下所觀仰故自觀其所生若皆君子矣則无過咎也茍未君子則何以使人觀仰矜式是其咎也

本義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雖不當事任而亦為下所觀故其戒辭略與五同但以我為其小有主賓之

異耳朱子曰上九之觀其生是就自家視聽言動應事接物處自觀九五上九君子无咎蓋爲君子有剛陽之德故无咎小人无此德自當不得此爻又曰觀我是自觀如視履考祥底語勢觀其亦是自觀却從別人說易中其字不說別人只是自家如乘其墉之類○平菴項氏曰上在卦外无名无位小人之進退下民之向背皆不由己但謹視其身思自免咎而已○潛室陳氏曰觀之時爲觀於天下者五也旣欲爲的於天下須當觀省我之所行上九雖无位乃是位高之人亦下之所觀瞻故亦當自觀其所行但避九五不得稱我猶若他人之辭耳六三去九五相遠又不爲觀於人止是自觀其所行當進與不進故不嫌於同辭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傳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无所事也是其志意未得安也故云志未平也平謂安寧也程子曰上九以剛陽之德居无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而不居其位為衆人仰觀法式者也雖不當位然為衆人所觀固不得安然放意謂已无與於天下也必觀其所生君子矣乃得无咎聖人又從而贊之謂志當在此固未得安然平定无所慮也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之深賢者存心如是之仁與夫素隱行怪獨善其身者異矣

本義志未平言雖不得位未可忘戒懼也或問觀其生志未平

也朱子曰其生謂言行事爲之見於外者既有所省便是未得安然无事○雲峯胡氏曰五與上皆爲下四陰所觀五有位故當觀民以觀我之所爲上雖无位亦不敢安然不自省其所爲也○或問觀卦陰盛而不言凶咎朱子曰此卦取義不同葢陰雖盛於下而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爲觀於下之義而不取陰盛之象也○問觀六爻一爻勝似一爻豈所據之位愈高則所見愈大邪曰上二爻意自别下四爻是所據之位愈近則所見愈親切底意思○建安丘氏曰觀有觀示之義以上二陽而示乎下四陰也然九五得位而上九不得位故五爲觀主是以在五曰觀我生而上曰觀其生而已其下四陰則皆以陽爲觀者而近者吉遠者凶初其最遠者也故曰童觀君子吝二三則漸近矣故二曰闚觀女貞三曰觀我生進退也惟四去陽獨近盡所觀之美故有觀光賓王之象焉豈非觀之道利近而不利遠者乎

䷔ 震下離上

傳噬嗑序卦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既有可觀然後有來合之者也噬嗑所以次觀也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之也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又一剛爻為頤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必齧之則得嗑故為噬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於天下之事在口則為有物隔而不得合在

天下則為有強梗或讒邪間隔於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一无也字當用刑法小則懲戒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凡天下至于一國一家至于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无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為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聖人觀噬嗑一作噬合之象推之於天下

萬事皆使去其間隔而合之則无不和且治一作洽矣

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天下之間在任刑罰故卦取用刑為義在二體明照而威震乃用刑之象也

噬嗑亨利用獄

傳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間也噬而嗑之則亨通矣利用獄噬而嗑之之道宜用刑獄也天下之間非刑獄何以一作不可以去之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一无利用字獄者卦有明照之象

利於察獄也獄者所以究察情偽得其情則知為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

本義噬嗑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為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為噬嗑其占當得亨通者有間故不通齧之而合則亨通矣又三陰三陽剛柔中半下動上明下雷上電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是知以陰居陽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蓋治獄

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為貴故筮得之者有其德則應其占也龜山楊氏曰噬嗑除間之卦也除間以刑為用故利用獄獄者所以治間而求其情也治而得其情則刑之而天下服矣故不言利用刑而曰利用獄也○隆山李氏曰噬嗑震下離上震雷離電天地生物有為造物之梗者必用雷電擊搏之聖人治天下有為民之梗者必用刑獄斷制之故噬嗑以去頤中之梗雷電以去天地之梗刑獄以去天下之梗也○雲峰胡氏曰凡物不合由有間也必噬而後嗑嗑而後亨不曰利用刑而曰利用獄者先之以電之明而雷從之也電之明所以察獄也雷之威所以決獄也雷電有時獄之用亦有時不至如頤中有物強梗者為之間獄豈宜用哉既明且威又柔且中治獄之道也不如是獄豈用哉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臺溪王氏曰易之立卦其命名立象各有所指鼎井大過棟橈小過飛鳥若此類者遠取諸物也艮背頤頤噬嗑頤中有物若此類者近取諸身也

噬嗑而亨

傳頤中有物故為噬嗑有物間於頤中則為害噬而嗑之則其害亡乃亨通也故云噬嗑而亨建安丘氏曰頤卦初上二爻皆陽其間四爻皆陰有頤口之象噬嗑變六四而為九四則為頤中有物之象去其所謂物者合則无間矣故曰噬嗑夫噬嗑乃賁之反對皆頤中有物之象噬嗑得頤之下動則四九為梗賁得頤之上

止則九三為梗上止而下不動則无可合之理上止而下動則有噬而合之之象噬嗑而亨乃噬去强梗无所間隔而自亨通也

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

傳以卦才言也剛爻與柔爻相間剛柔分而不相雜為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動而明下震上離其動而明也雷電合而章雷震而電耀相須竝見合而章也照與威竝行用獄之道也能照則无所隱情有威則莫敢不畏上既以二象言其動而明故復言威

照、並用之意。龜山楊氏曰剛在下則動柔在上則明動而明也初未章合而後章○進齋徐氏曰剛柔分未噬之象動而明方噬之象雷電合而章已噬之象猶噬物然噬則頤分嗑則頤合也

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上時掌反

傳六五以柔居中為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位雖不當位謂以柔居五為不當而利於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於嚴暴過柔則失於寬縱五為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以柔居剛為利用獄以剛居柔為利否曰剛柔質也居用也用柔

非治獄之宜也漢上朱氏曰六五柔中雖不當位施之用獄則允若柔中之為利矣或曰柔足以用獄乎曰為人君止於仁不以剛斷稱也○龜山楊氏曰古之治獄吏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叅聽之三公以獄成告于王王三宥之而後制刑此以柔用之意也

本義以卦名卦體卦德二象卦變釋卦辭朱子曰彖辭中剛柔分以下都掉了頤中有物只說利用獄爻各自取義不說頤中之物問易中言剛柔分兩處一是噬嗑一是節此頗難解曰據某所見只是一卦三陰三陽謂之剛柔分分猶均也又問易中三陰三陽卦多獨於此言之何也曰偶於此言之其他卦別有義又曰剛柔分語意與日夜分同○雲峰胡氏曰卦辭云噬嗑

亨彖傳加一而字謂必噬嗑之而後亨也此以卦名釋辭○臨川吳氏曰剛柔分動而明言未嗑之前以噬而致亨雷電合而章言既噬之後以嗑而致亨此二句解噬嗑亨也柔自六四上行至五雖不當位然以柔居剛為以剛濟柔而不過於柔治獄所宜也結之以利用獄也四字者此兩句解利用獄也噬嗑而亨何事不利而獨利用獄者六五以柔在上才不當位不足以致大利獨以柔得中利於用獄而已○雲峰胡氏曰動不如雷不能斷獄明不如電不能察獄不柔則失之暴柔而不中則失之縱甚言用獄之難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傳象无倒置者疑此文互也雷電相須並見之物亦

有噬象電明而雷威先王觀雷電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飭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爲之防者也

本義雷電當作電雷

或問諸卦象皆順說獨雷電噬嗑倒說何邪朱子曰先儒皆以爲倒寫二字相似疑是如此○中溪張氏曰蔡邕石經本作電雷○臨川吳氏曰明者辨別精審之意勅者整飭嚴謹之意明象電光一勑象雷威罰者一時所用之法法者平日所定之罰一時所用之允當者示平日所定之信必也故明其罰所以勑其法○進齋徐氏曰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避勑法者所以防民而使之知所畏此先王忠厚之意也未至折獄致刑處故與豐象異然罰之當避人猶有冒法而爲之法之可畏猶有犯法不顧者先王不得已而後用刑焉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校音教

傳九居初最下无位者也下民之象為受刑之人當用刑之始罪小而刑輕校木械也其過小故屨之於足以滅傷其趾人有小過校而滅其趾則當懲懼不敢進於惡矣故得无咎繫辭云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言懲之於小與初故一有後字得无咎也初與上无位為受刑之人餘四爻皆為用刑之人初居最下无位者也上處尊位之上過於尊位亦无位者也王

弼以為无陰陽之位陰陽係於竒偶豈容无也然諸卦初上不言當位不當位者一作不言位當不當者益初終之義為大臨之初九則以位為正若需上六云不當位乾上九云无位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也

本義初上无位為受刑之象中四爻為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為屨校滅趾之象止惡於初故得无咎占者小傷而无咎也漢上朱氏曰周官掌囚下罪桎梏足械也械亦曰校○臨川吳氏曰屨謂著於其足如納屨然校足械也○雲峯胡氏曰趾乃人之

所用以行者屨校滅趾懲之於初使不得行乃小人之福也小人受刑而所傷者尚小故曰无咎○誠齋楊氏曰屨校不懲必至何校滅趾不戒必至滅耳初九之小人能懲於薄刑止其惡而不行則不貽上九惡積罪大之凶禍矣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傳屨校而滅傷其趾則知懲誡而不敢長其惡故云不行也古人制刑有小罪則校其趾葢取禁止其行使不進於惡也

本義滅趾又有不進於惡之象　雲峯胡氏曰下卦為震滅趾使其不敢如

震之動也動則進於惡矣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傳二應五之位用刑者也四爻皆取噬為義二居中得正是用刑得其中正也用刑得其中正則罪惡者易服故取噬膚為象噬齧人之肌膚為易入也滅沒也深入至沒其鼻也二以中正之道其刑易服然乘初剛是用刑於剛強之人刑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也中正之道易以服人與嚴刑以待

剛強義不相妨厚齋馮氏曰膚皮之表也噬者治獄之人膚肉腊胏肉也爻取噬為治獄之象又取膚為獄因之象二之滅鼻无咎者指治獄也初之无咎因可无咎也二三五之无咎因不得而咎之也中四爻治獄者也

初上因之始惡怙終者也

本義祭有膚鼎葢肉之柔脆噬而易嗑者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故雖甚易亦不免於傷滅其鼻占者雖傷而終无咎也涑水司馬氏曰噬嗑食也

故以食物明之○臨川吳氏曰膚者豕腹之下柔軟无骨之肉古禮別實于一鼎曰膚鼎○雲峰胡氏曰噬而言膚腊胏肉者取頤中有物之象也各爻雖取所噬之難易而言然因各爻自有此象故其所噬者

因而為之象耳六二柔而中正故所治如噬膚之易入但初剛未服反不能无傷然始雖有傷終而无咎是初之剛終可服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傳深至滅鼻者乘剛故也乘剛乃用刑於剛強之人不得不深嚴也深嚴則得宜乃所謂中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腊音昔

傳三居下之上用刑者也六居三處不當位自處不得其當而刑於人則人不服而怨懟悖犯之如噬齧

乾腊堅韌之物而遇毒惡之味反傷於口也用刑而人不服反致怨傷是可鄙吝也然當噬嗑之時大要噬間而嗑之雖其身處位不當而强梗難服至於遇毒然用刑非為不當也故雖可吝而一无而字亦小噬而嗑之非有咎也

本義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為之者堅韌之物也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為噬腊遇毒之象占雖小吝然時當噬嗑於義為无咎也朱子曰六三噬腊肉遇毒是所噬者堅韌

難合三以陰柔不中正而遇此所以遇毒而小吝然此亦是合當治者但難治耳治之雖小吝終无咎也○節初齊氏曰周禮腊人掌田獸之脯注薄物為脯小物全乾為腊○雲峰胡氏曰肉因六柔取象腊因三剛取象三至五互坎坎有毒象師有坎故釋象亦曰毒六二柔居柔故所噬象膚之柔六三柔居剛故所噬象腊肉柔中有剛三比之二難矣然三遇毒二亦滅鼻甚言刑之不可輕用也二三皆无咎而三小吝者中正不中正之分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傳六三一无三字以陰居陽處位不當自處不當故所刑者難服而反毒之也　誠齋楊氏曰六三以柔弱之才居剛決之位比弱於齒而噬夫

堅者也能不遇毒乎故曰位不當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乾音干胏美緇反

傳九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也四已過中是其間愈大而用刑愈深也故云噬乾胏胏肉之有聯一无聯字骨者乾肉而兼骨至堅難噬者也噬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剛直為得剛直之道雖用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九一无九字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於果故戒

以知難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凡失剛者皆不貞也在噬嗑四為最善龜山楊氏曰九四合一卦言之則為間者也以六爻言之則居大臣之位任除間之責者也○建安丘氏曰噬嗑惟四五兩爻能盡治獄之道彖以五之柔為主故曰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利用之言獨歸之五而他爻不與焉爻以四之剛為主故曰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吉之言獨歸之四而他爻謂之无咎也主柔而言以仁為治獄之本主剛而言以威為治獄之用仁以寓其哀矜威以懲其奸慝剛柔迭用畏愛兼施治獄之道得矣○雙湖胡氏曰以全體言九四為一卦之間則受噬者在四卦辭利用獄是刑四也以六爻言則受噬者在初上故初上皆受刑四反為噬之主與三陰爻同噬初上者也卦言其位則梗在其中爻

言其才則剛足以噬其取義故不同也

本義胏肉之帶骨者與胾同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然必利於艱難正固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或問古人獄訟要鈞金束矢之意如何朱子曰這不見得想是詞訟時便令他納此教他无切要之事不敢妄來又問如此則不問曲直一例出此則實有寃枉者亦惟而不敢訴矣曰這箇須是大切要底事古人如平常事又別有所在如劑石之類○周禮秋官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注訟謂以財貨相

告者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其不直者也必入束矢者取其直也束矢百矢也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今券書使獄者各齎券書既兩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則是亦自服不直者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斤為鈞○雲峰胡氏曰胏肉之帶骨者骨因九取象肉因四取象離為乾卦故為乾胏腊肉肉藏骨柔中有剛六三柔居剛故所噬如之乾胏骨連肉剛中有柔九四剛居柔故所噬如之三遇毒所治之人不服也四得金矢其人服矣然必艱難正固乃无咎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傳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於一作以利艱貞蓋其

所不足也不得中正故也臨川吳氏曰六二以所噬之易而有易心焉故至滅鼻九四則噬之難矣戒以艱貞而後得吉是其道之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

傳五在卦愈上而為噬乾肉反易於四之乾胏者五居尊位乘在上之勢以刑於下其勢易也在卦將極矣其為間甚大非易嗑也故為噬乾肉也得黄金黄中色金剛物五居中為得中道處剛而四輔以剛得黄金也五无應而四居大臣之位得其助也貞厲无

咎六五雖處中剛然實柔體故戒以必正固而懐危厲則得无咎也以柔居尊而當噬嗑一作堅之時豈可不貞固而懐危懼哉一作忘危懼也○建安丘氏曰噬嗑三柔爻皆用獄者也而五最勝五之位與二同而五能噬乾肉二但能噬膚者二以柔居柔而五以柔居剛五之才勝乎二之才也五之才與三同而五得黄金三不免遇毒者三之柔不中五之柔得中五之位勝乎三之位也六五之才之位視二三固有間矣而爻辭但无咎而不及九四之吉者五之柔又不如四之剛也然則欲盡噬嗑治獄之道捨九四其何以哉○西溪李氏曰九四以剛噬六五以柔噬以剛噬者有司執法之公以柔噬者人君不忍之仁也然猶貞厲則无咎正如穆王訓夏贖刑刑旣輕矣猶曰朕言多懼是也

本義噬乾肉難於膚而易於腊胏者也黄中色金亦謂鈞金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於人人无不服故有此象然必貞厲乃得无咎亦戒占者之辭也

或問九四利艱貞六五貞厲皆有艱難正固危懼之意故皆為戒占者之辭朱子曰亦是爻中元自有此道理大抵纔是治人彼必為敵不是易事故雖是時位卦德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正固處之○雲峰胡氏曰乾因五取象肉因六取象噬膚噬腊肉噬乾胏一節難於一節六五噬乾肉則易矣五君位也以柔居剛柔而得中用獄之道也何難之有然六三亦以柔居剛遇毒何也六三柔不中正故噬之難而且遇毒六五柔而得中故噬之易而得黄金九四金矢兼得五獨得黄金何也獄訟而出金矢已非尋常小

小之訟訟則出矢獄則出金訟為小獄為大矣四於獄訟兼得大小兼理之也五君也非大獄不敢以聞書所謂罔攸兼於庶獄是也故猶曰得黄金蓋君臣之分如此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傳所以能无咎者以所為得其當也所謂當居中用剛而能守正慮危也

中溪張氏曰得當者謂處剛而得中也剛則不茹中則不偏五貞厲无咎者其以是歟

上九何校滅耳凶何何可反

傳上過乎尊位无位者也故為受刑者居卦之終是

其間大噬之極也繫辭所謂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滅其耳凶可知矣何負也謂在頸也本義何負也過極之陽在卦之上惡極罪大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胡氏曰居卦之極罪之大者也校加於首而沒其耳所以凶也○中溪張氏曰上九居噬嗑之極為用獄之終是小人惡積罪大怙終而不悛者也故有何校滅耳之凶○雲峰胡氏曰本義於初曰過小於上則曰惡極蓋過而不改必流於惡初能改過是止惡於始故曰无咎上則怙惡於終直曰凶矣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傳人之聾暗不悟積其罪惡以至於極古人制法罪之大者何之以校為其无所聞知積成其惡故以校而滅傷一无傷字其耳誡聽之不明也

本義滅耳蓋罪其聽之不聽也若能審聽而早圖之則无此凶矣

雲峰胡氏曰上卦為離滅耳言其不能如離之明也明則能審聽而早圖之无此凶矣○建安丘氏曰噬嗑去間之卦也故六爻皆言用獄之事初上无位為受刑之人初過小而在下為用獄之始故以屨校滅趾為象上惡極而怙終為用獄之終故以何校滅耳為象中四爻有位為治獄之人然卦才之剛柔不同故所噬之難易亦異六二以柔居柔純乎柔者故象為噬膚膚易噬之物也六

五以柔居剛爲剛柔得中於象爲噬乾肉乾肉比膚則難矣六三柔中有剛故爲噬腊肉腊則有骨矣比乾肉又難也九四剛中有柔故爲噬乾胏胏則骨大於腊噬之最難者也然二噬膚滅鼻三噬腊遇毒四噬乾胏艱貞五噬乾肉貞厲者皆言治獄之道不可不謹也至于占辭三爻无咎四獨吉者則治獄又以剛爲尚也柔豈去間之道哉

周易傳義大全卷八

周易傳義大全卷九

明 胡廣等 撰

☲☶ 離下艮上

賁

傳賁序卦噬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為卦山下有火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也下有火則照見其上草木品彙皆被

其光彩有賁飾之象故為賁也

賁亨小利有攸往賁彼偽反

傳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文飾之道可增其光彩故能小利於進也本義賁飾也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又内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為賁占者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

離明於內故為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於外故小利有攸往雲峯胡氏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賁之文所以能亨然不過小利有所往而已何者本為大文為小也至彖乃分上下體言亨與小利有攸往亦謂有本而後有文內離則質本剛而柔文之故亨外艮則質本柔而剛文之故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

本義亨字疑衍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本義以卦變釋卦辭剛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

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理或然也雲峯胡氏曰柔來而文剛是以剛為主也剛往文柔必曰分剛上而文柔者亦以剛為主也故本義於柔文剛則曰陽得陰助於剛文柔而不曰陰得陽助盖一陰下而為離則陰為陽之助而明於內一陽上而為艮則陽為陰之主而止於外是知皆以剛為主而彖傳以陰為小者此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傳卦為賁飾之象以上下二體剛柔交相一作相交為文飾也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為離上體本坤剛往

文其上而為艮乃為山下有火止於文明而成賁也天下之事无飾不行故賁則能亨也彖來而文剛故亨彖來文於剛而成文明之象文明所以為賁也賁之道能致亨實由飾而能亨也分剛上而文彖故小利有攸往分乾之中爻往文於艮之上也事由飾而加盛由飾而能行故小利有攸往夫往而能利者以有本也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之文彩耳事由文而顯盛故為小利有攸往亨者亨通也往者加

進也二卦之變共成賁義而彖分言一无言字上下各主一事者蓋離明足以致亨文柔又能小進也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此承上文言陰陽剛柔相文者天之文也止於文明者人之文也止謂處於文明也質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一作必字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為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本義又以卦德言之止謂各得其分潛齋胡氏曰日月五

星之運錯行乎二十八宿經星之次舍此天之文也即卦中剛柔交錯乎六位者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粲然有禮以相接者文之明也截然有分以相守者文之止也是則卦中離明而艮止者也○雲峯胡氏曰上文以卦變言則剛柔之交可以見天文此以卦德言則文明各得其分可以見人文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傳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傳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敎化天下天一无天字下

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賁之象取山下一无下字有火又取卦變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凡卦有以二體之義及二象而一无而字成者如屯取動乎險中與雲雷訟取上剛下險與天水違行是也有取一爻者成卦之由也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是也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附於地剝是也有取二象兼取二爻交變為義者風雷益兼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

無取損下益上是也有既以二象成卦復取爻之義者夬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有以用成卦者巽乎水而上水井木上有火鼎是也鼎又以卦形為象有以形為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此成卦之義也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謂剛居上柔在下損於上益於下據成卦而言非謂就卦中升降也如訟无妄云剛來豈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

上也非謂是下體而上也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是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内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乾坤變而為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也朱子曰伊川說乾坤變為六子非是卦不是逐一卦畫了旋變去這話難說伊川說兩儀四象自不分明卦不是旋取象了方畫須是都畫了這卦方只就已成底卦上面取象所以有剛柔來往上下

本義極言賁道之大也臨川吳氏曰此廣賁義以卦體言交錯者初與二三與四五與上皆以一剛一柔相間在天日月之行星辰之布亦剛柔交錯故曰天文也以卦德言文明者文采著明止者不踰分限在人五典之叙五禮之秩粲然有文而各安所止故曰人文也時變謂四時寒暑代謝之變化謂舊者化新成謂久而成俗○潛齋胡氏曰聖人南面而立視昬旦之星日月之次以知四時寒暑之變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文則導以禮樂風以詩書彰以車服辨以采章而化成於天下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傳山者草木百物之一无之字所聚生也火在其一无其字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為賁飾之象也君子觀山

下有火明照之象以修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果敢於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慎也豈可恃其一无其字明而輕自用乎乃聖人之用心也為戒深矣象之所取唯以山下有火明照庶物以用明為戒而賁亦自有无敢折獄之義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

本義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內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或問本義云明庶政是明

之小者无敢折獄是明之大者此專是就象上取義伊川說此則又就賁飾上說不知二說可相備否朱子曰明庶政是就離上說無敢折獄是就艮上說離明在内艮止在外則是事之小者可以用明折獄是大事一折便了有止之義明在內不能及他故止而不敢折也大凡就象中說則意味長若懸空說道理雖說得去亦不甚親切也又曰此與旅卦都說刑獄事但爭艮與離之在內外故其說相反止在外明在內故明庶政而不敢折獄止在內明在外故明謹用刑而不敢留獄粗言之如今州縣治獄禁勘審覆自有許多節次過乎此而不決便是留獄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敢於折獄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周禮秋官亦有此數句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獄未具而決之是所謂敢折獄也若獄已具而留之不決是所謂留獄也○雲峯胡氏曰明庶政之小者而不敢折其獄之大者亦以明不及遠故也明離

象无敢折艮象○沙隨程氏曰離為刑獄之象凡四卦賁旅不嫌於用明故稱火豐噬嗑稱電者暫明於幽暗之間不以為常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舍音捨

傳初九以剛陽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之地无所施於天下唯自賁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修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為貴也舍車而

徒之義無於比應取之初比二而應四應四正也與二非正也九之剛明守義不近與於二而遠應於四舍易而從難如舍車而徒行也守節義君子之賁也是故君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所貴一作貴君子所賤以車徒為言者因趾與行為義也

本義剛德明體自賁於下為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之象占者自處當如是也白雲郭氏曰君子以義為榮不以徒行為辱初九以賤自居舍車而徒所謂窮不失義者矣○雲峯胡氏曰壯初剛居剛而健體故壯于趾賁初剛居剛

而明體故賁其趾壯初壯于趾不安在下之分者也賁初舍車而徒能安在下之分者也蓋易之義所乘者在下而乘之者在上初在下卦之下而无所乘分也然曰賁其趾非徒安分而已舍車之榮而徒行是不以徒為辱而自以義為榮也是故君子行義必於在下之時發足之初觀之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傳舍車而徒行者於義不可以乘也初應四正也從二非正也近舍二之易而從四之難舍車而徒行也君子之賁守其義而已

本義君子之取舍決於義而已

雲峯胡氏曰初九以徒為義不以乘為義

即孟子所謂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六二賁其須

傳卦之為賁雖由兩爻之變而文明之義為重二實賁之主也故主言賁之道飾於物者不能大變其質也因其質而加飾耳故取須義須隨頤而動者也動止惟係於一(无於字)所附猶善惡不由於賁也二之文明唯為賁飾善惡則係其質也

本義二以陰柔居中正三以陽剛而得正皆无應與

故二附三而動有賁須之象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也 漢上朱氏曰毛在頤曰須在口曰髭在頰曰髯三至上有頤體二在頤下須之象二三剛柔相賁賁其須也夫文不虛生須生於頤血盛則須滋血衰則減耗須所以賁其頤也○臨川吴氏曰須之美者生而美也美由中出不假外飾六二柔麗乎中正固有其美而須之賁非有待於外物而賁者然陰柔不能自動必附麗於陽如須雖有美必附麗於頤也○雲峯胡氏曰本義以二與三皆無應與故二自附三而動如須附頤而動二柔居中正三剛而得正得其附矣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傳以須為象者謂其與上同興也隨上而動動止唯

係所附也猶加飾於物因其質而賁之善惡在其質也 梅巖袁氏曰陰不能以自明也得陽而後明柔不能以自立也得剛而後立下不能以自興也得上而後興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傳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間處相賁賁之盛者也故云賁如如辭助也賁飾之盛光彩潤澤故云濡如光彩之盛則有潤澤詩云麀鹿濯濯永貞吉三與二四非正應相比而成相賁故戒以常永貞正賁者

飾也賁一作修飾之事難乎常也故永貞則吉三與四相賁又下比於二二柔文一剛上下交賁為賁之盛也本義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於所安故有永貞之戒童溪王氏曰剛柔相賁相與潤色以成其文此所謂賁如濡如也六二六四柔之正也九三剛之正也相比而相賁不失正道則為吉矣○節齋蔡氏曰三陷二柔之中有坎象故曰濡如坎剛中必亨故永貞吉○雲峯胡氏曰互坎有濡義亦有陷義既未濟濡首濡尾濡而陷者也九三非不貞也能永其貞則二陰於我為潤澤之濡我於彼不為陷溺之濡矣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傳飾而不常且非正一有則字人所陵侮也故戒能永正則吉也其賁既常而正誰能陵之乎節齋蔡氏曰陵侮也三能永貞則二柔雖比己而濡如然終莫之陵侮而不至陷溺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傳四與初為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為三所隔故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而動者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匪為九三之寇讎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已

之所乘與動於下者馬之象也初四正應終必獲親第始為其間隔耳本義皤白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初相賁者乃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非為寇者也乃求婚媾耳故其象如此王氏大寶曰皤髮白素飾於素陰盛陽衰皤如之象○平庵項氏曰三當賁道之隆四當賁道之變也○雲峯胡氏曰二與五三與上非應則亦非相賁者惟四以初之應為賁而為三所隔所謂賁如者皤如矣皤白也曰皤如又曰白馬者人與馬俱白象六四德與位俱柔也白馬而曰翰如者六四陰柔之正下求初九陽剛之正雖為三所隔而

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三剛正亦非與己爲寇乃欲與己爲婚媾耳此與屯六二相似屯剛柔始交賁剛柔相雜皆有婚媾象然屯之二乘馬班如應五之心何其緩賁之四白馬翰如應初之心何其急時不同也屯二應五下求上也不可以急賁四應初上求下也不可以緩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傳四與初相遠而三介於其間是所當之位爲一无爲字可疑也雖爲三寇讎所隔未得親於婚媾然其正應理直義勝終必得合故云終无尤也尤怨也終得相賁故无怨尤也本義當位疑謂所當之位可疑也終

无尤謂若守正而不與亦無他患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戔在千反又音牋

傳六五以陰柔之質密比於上九剛陽之賢陰比於陽復无所繫應從之者也受賁於上九也自古設險守國故城壘多依丘坂丘謂在外而近且高者園圃之地最近城邑亦在外而近者丘園謂在外而近者指上九也六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與上之剛陽相比而志從焉獲賁於外比之賢賁于丘

園也若能受賁於上九受其裁制如束帛而戔戔則雖其柔弱不能自為為可少吝然能從於人成賁之功終獲其吉也戔戔剪裁分裂之狀帛未用則束之故謂之束帛及其制為衣服必剪裁分裂戔戔然束帛喻六五本質戔戔謂受人剪製而成用也其資於人與蒙同而蒙不言吝者盖童蒙而賴於人乃其宜也非童幼而資賁於人為可吝耳然享其功終為吉也

一作隨

一无而字

或問伊川解賁于丘園指上九而言看來似好盖賁三隂皆受賁于陽不應此

又獨異而作敎本務實說也朱子曰如何丘園便能賁人束帛戔戔他解作剪裁之象尤艱曲說不出這八字只平白在這裏若如所說則曲折多意思遠舊說指上九作高尚隱于丘園之賢而用束帛之禮聘召之若不用某說則此說似近若將丘園作上九之象束帛戔戔作剪裁紛裂之象則與象意大故相遠也○孔氏曰諸儒以此爻為賁飾丘園之士且爻象无待士之文此蓋普論為國之道不尚華飾而貴儉約也若唯用束帛招聘丘園以儉約待賢豈其義也

本義六五柔中為賁之主敦本尚實得賁之道故有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束帛薄物戔戔淺小之意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

故得終吉　朱子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此兩句只是當來卦辭非主事而言看如何用皆是這箇道理賁于丘園是箇務實底束帛戔戔是貧得不甚大所以說吝兩句是兩意戔戔淺小之意凡淺字箋字皆從戔戔淺小即是儉之義所以下文云吝終吉吝者雖不好看然終却吉問六五是在艮體故安止于丘園而不復有外賁之象曰雖是止體亦是上比於九漸漸到極處若一向賁飾去亦自不好須是收斂方得問敦本務實莫是反朴還淳之義否曰賁取賁飾之義他今却來賁田園為農圃之事當賁之時似若鄙吝然儉約故終得吉吉則有喜故象云有喜也○雲峯胡氏曰諸家多言賁于丘園之賢本義謂不賁于市朝而賁于丘園敦本也束帛戔戔尚實也陰性吝嗇而終吉林放問禮之本夫子荅以與其奢也寧儉即此意也聖人謂賁以文飾成卦後世必有因飾而過者故於五明敦本尚儉之為吉又於上見

賁極反本之爲无咎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傳能從人以成賁之功享其吉美是有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傳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失於華僞唯能質白其賁則无過失之咎白素也尚質素則不失其本真所謂尚質素者非无飾也不使華沒實耳

本義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善補過矣故其象占如此

或問白賁无咎朱子曰賁飾之事太盛則有咎所以處大盛之終則歸於白賁勢當然也○問如本義說六五上九兩爻却是賁極反本之意曰六五已有反本之漸故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至上九白賁則反本而復於无飾矣蓋皆賁極之象也白賁无咎據剛上文柔是不當說自然而卦之取象不恁地拘各自說一義○雲峯胡氏曰初取上下之義賁之趾下象也上取始終之義文之極則反為質白賁終象也賁上卦言白馬言束帛戔戔終言白賁雜卦曰賁无色也可謂一言以蔽之矣履禮也初素履往无咎賁文也終白賁无咎其反賁之文而為履之素歟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傳白賁无咎以其在上而得志也上九為得志者在

上而文柔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賁故雖居无位之地而實尸賁之功為得志也與他卦居極者異矣既在上而得志處賁之極將有華僞失實之咎故戒以質素則无咎飾不可過也或問何謂得志朱子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便是優游自得也○濮氏夢旂曰處賁之極文變為素潔白自守其志得矣○進齋徐氏曰內三爻離體以文明為賁初賁其趾二賁其須三濡如皆有所設飾也外三爻艮體以篤實為賁四皤如五丘園上白賁皆尚質素无假外飾故曰賁无色也○建安丘氏曰賁之一卦以卦變言則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而為賁以二體言則下離上艮文明以止而為賁以六爻言則三陽三陰相比相

賁而為賁然陰陽二物有應者以應而相賁无應者以比而相賁四與初應求賁於初故初賁趾而四翰如也二比三而賁乎三故二賁須而三濡如也五比上而賁乎上故五賁丘園而上白賁也初與四應而相賁者也二與三五與上比而相賁者也此賁六爻之大旨也

䷖ 坤下 艮上

傳剝序卦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夫物至於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賁終則剝也卦五陰而一陽陰始自下生漸長至於盛極羣陰消剝於陽故為剝也以二體言之山附於地山高起

地上而反附著於地頹剝之象也

剝不利有攸往

傳剝者羣陰長盛消剝於一无於字陽之時衆小人剝喪於一无於字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唯當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本義剝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又内坤而外艮有順時而止之象故占得之者不可有所往也雲峰胡氏曰剝落之

也五陰剝一陽欲落之以至於盡也否三陰三陽陰陽猶相等且曰不利君子貞剝五陰而一陽小人盛而君子孤如之何可有所往哉雖然陽無可盡之理也一變而後利有攸往也○臨川吳氏曰以卦體而言則陰長以至五僅存一陽再往則并一陽消之矣故不宜有往以占者而言則小人極盛之時當順時而止不可以有所往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言柔進于陽變剛為柔也　建安丘氏曰自一柔變剛而為姤再變遯三變否四變觀五變剝更進則盡變而卦為純坤矣聖人於姤言柔遇剛者姤相遇遇之謂也此言柔變剛則盡反其所為君子悉為小人天下之事有不忍言者故遇可

為也變不可為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長丁丈反

傳剥剥也謂剥落也柔變剛也柔長而剛變也夏至一陰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消至於一无於字建戌則極而成剥是陰柔變剛陽也陰小人之道方長盛而剥消於一作剛陽故君子不利有所往也建安丘氏曰剥之柔變剛言小人長則復之剛反為君子長可知矣○隆山陳氏曰夬彖曰剛決柔而剥曰柔變剛何也曰此君子小人之辨也君子剛明果斷小人陰賊險很君子之去小人脅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曰決小

人之欲去君子辭不順理不直必萋斐浸潤以侵蝕之使之日消月鑠而不自知故曰變一字之間君子小人之情狀皦然矣

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傳君子當剝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剝之象也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君子存心消息盈虛之理而能順之乃合乎天行也理有消衰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尚所

以事天也本義以卦體卦德釋卦辭

建安丘氏曰剥言不利有攸往則曰順而止復言利有攸往則曰以順行於柔長而戒之使止者所以憂小人之進於剛長而勉之使行者所以喜君子之來觀聖人利不利之辭則知其為君子發也○雲峯胡氏曰凡卦畫皆象也皆當觀也於剥獨言之者為處變君子言也消息盈虛四字皆為陽言復者陽之息姤者陽之消乾者陽之盈坤者陽之虛剥五陰而一陽則陽之消而至於虛者也其變也大矣然亦天行也故剥曰天行復亦曰天行○

隆山李氏曰消息盈虛乃時運之使然君子尚之與時偕行雖處剥之時而不至於咨嗟戚憂而變其所守者知其後之必復而屏心寧耐以待之也不然心憤羣陰之進盡力以抗之則必激起其蠆尾之毒甘受其摧剥糜爛之禍而不可救藥矣

象曰山附於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傳艮重於坤山附於地也山高起於地而反附著於地圯剥之象也上謂人君與居人上者覩剥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剥者也故上一作山之剥必自下下剥則上危矣為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朱子曰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如山附於地唯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揺人君厚下以得民則其位亦安而不揺猶所謂本固邦寧也

○雲峯胡氏曰不曰君子而曰上上指一陽下指五陰也陰陽之分明矣厚下坤地象安宅艮土象○節齋蔡氏曰卦以下剝上取義乃小人剝君子也象以上厚下取義乃人君厚生民也下剝上者戍剝之義上厚下者治剝之道也○厚齋馮氏曰以上下厚薄取象而不以陰陽消長為義此聖人用卦之微權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傳陰之剝陽自下而上以牀為象者取身之所處也自下而剝漸至於身也剝牀以足剝牀之足也剝始自下故為剝足陰自下進漸消蔑於一无於字貞正凶之道也蔑无也謂消亡於正道也一作消亡正道也一作消亡於正道陰

剝陽柔變剛是邪侵正小人消君子其凶可知

本義剝自下起滅正則凶故其占如此蔑滅也節齋蔡氏

曰牀者人之所安其體則上實下虛故取以象剝足在下又取以象初○臨川吴氏曰五月姤之一陰始消一陽於下猶剝牀而先及其足也○雲峯胡氏曰正道天地間不可一日无也方其剝之自下未至於滅貞也而曰蔑貞則凶戒小人之辭也○隆山李氏曰剝卦陰爻凡五六三吝羣陰以應上九故无咎六五率羣陰以受制於陽故无不利若初六六二六四則居剝之世專以陰剝陽者故三爻皆因剝牀而凶聖人雖於陰類當長之時猶不許小人之害君子其戒昭然也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傳取牀足為象者以陰侵沒陽於下也滅沒也侵滅正道自下而上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傳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剝至於辨愈蔑於正也凶益甚矣本義辨牀幹也進而上矣或問初與二蔑貞凶是以陰蔑陽以小人蔑君子之正道凶之象也不知只是陽與君子當之則凶為復陰與小人亦自為凶朱子曰自古小人滅害君子終亦有凶但此爻象只說陽與君子之凶也〇孔氏曰辨謂牀身之下足之上分辨處也〇雲峯胡氏曰剝自下起剝牀以非進及上矣然二陰為遯猶未至於蔑貞

辭與初同亦戒之也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傳陰之侵剝於一作剛陽得以並盛至於剝辨者以陽未有應與故也小人侵剝君子若君子有與則可以勝小人不能為害矣唯其无與所以被蔑而凶當消剝之時而无徒與豈能自存也言未有與剝之未盛有與猶可勝也示人之意深矣本義言未大盛雲峯胡氏曰程傳言陽未有與本義言陰未有與二陰猶未至於五陰之盛也

六三剝之无咎

傳衆隂剝陽之時而三獨居剛應剛與上下之隂異矣志從於正在剝之時為无咎者也三之為可謂善矣不言吉何也曰方羣隂剝陽衆小人害君子三雖從正其勢孤弱所應在无位之地於斯時也難乎免矣安得吉也其義為无咎耳言其无咎所以勸也

本義衆隂方剝陽而已獨應之去其黨而從正无咎之道也占者如是則得无咎

進安丘氏曰剝下五隂皆剝陽者而三處其中

獨與上應不忍黨邪以害正是小人而知有君子也故在剝之時為无咎○梅巖袁氏曰剝雖小人之事以近陽為善以有應於陽次之近陽者六五是也故可以治剝有應者此爻是也故不為剝○雲峯胡氏曰剝之三即復之四復六四在五陰中獨與初應而不許以吉剝六三在五陰中獨與上應而許以无咎何也曰復君子之事明道不計功不以吉許之可也剝小人之事小人中獨知有君子不以无咎許之則无以開其補過之門也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傳三居剝而无咎者其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是與其同類相失於處剝之道為无咎如東漢之呂強是

也本義上下謂四陰雲峯胡氏曰六三居四陰中而獨與一陽所失者陰是其失乃所以為得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傳始剝於牀足漸至於膚膚身之外也將滅其身矣其凶可知陰長已盛陽剝已甚貞道已消故更不言蔑貞直言凶也本義陰禍切身故不復言蔑貞而直言凶也白雲郭氏曰六四上體居牀之上則膚矣○臨川吳氏曰初為牀足二為牀辨三為牀上人所卧處四人之身也非牀也非牀而曰剝牀以膚言剝牀而上及於人之肌膚也○建安丘氏曰剝道

已成故亦言凶而不言蔑貞也○雲峯胡氏曰本義曰蔑貞則凶蓋猶許其不蔑貞則猶未至於凶也剝而及膚小人豈不欲蔑貞哉然正道終不可得而蔑故不言蔑貞而亦言凶亦豈獨君子之凶哉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傳五為君位剝已及四在人則剝其膚矣剝及其膚身垂於亡矣切近於災禍也龜山楊氏曰剝牀以足以辨剝其所安而已六四則剝及膚矣其為災也不切近乎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

傳剝及君位剝之極也其凶可知故更不言剝而別

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五羣陰之主也魚陰物故以為象五能使羣陰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愛於在上之陽如宮人則無所不利也宮人宮中之人妻妾侍使也以陰言且取獲寵（一作親）愛之義以一陽在上衆陰有順從之道故發此義本義魚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受制於陽者也五為衆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於陽故有此象而占者如是則无不利也進齋徐氏曰六五以柔居中為羣陰之長總率羣陰順序以聽於陽有后妃以宮人備數進御於君之象○平菴項氏曰六五

君位五為王后與君同處四為夫人佐后者也三為九嬪以主九御下卦之長也二為世婦初為御妻○臨川吳氏曰宮人衆妾也以之者后也后為宮人之主五統羣陰如后統衆妾衆陰戴陽如后以衆妾進御於王而獲寵愛之象陰長消陽至五極矣不可以再長也一陽在上非可剝者故取羣陰順承一陽為義六三應上九而寧失羣陰之心六五比上九而率羣陰以求一陽之寵一陽之功大矣天道之不可一日无陽世道之不可一日无君子者此也○雲峯胡氏曰剝五不取君位如坤遯明夷歸妹旅皆非君所處也剝而至於五是為剝之極故五不取剝義別設為貫魚宮寵之象所以開小人改過遷善之門也五為羣陰之尊能率其類受制於陽无不利矣剝牀自足而辨而膚陰以次而剝陽也后以宮人備數進御於君望前先卑望後先尊亦以次而承陽聖人至是則戒之曰與其以次剝陽而至於凶孰若以次承陽

之為利哉彖曰不利有攸往為君子戒也此曰无不利為小人勉也○建安丘氏曰遯剥皆陰長之卦遯陰長而猶微可制也在遯之九三言陽制陰之道故曰畜臣妾吉剥陰長而已極不可制矣故不復言陽之制陰而言陰之從陽是以六五曰貫魚以宫人寵畜陰之權在陽則告陽以制陰之道剥陽之權在陰則教陰以從陽之道聖人於陰長之卦其委曲為君子謀者如此

象曰以宫人寵終无尤也

傳羣陰消一无消字剥於一无於字陽以至於極六五若能長率羣陰駢首順序反獲寵愛於陽則終无過尤也於剥之將終復發此義聖人勸遷善之意深切之至也

平菴項氏曰剝之五陰但用於午未申酉戌之月亦在天道未為不利也若用於陽月以侵發生之事則為厲氣耳此爻別明後宮之義而象釋之曰終无尤者以見小人但以此寵之則終無害也○雙湖胡氏曰易以天道明人事卦至九月五陰既長謂觀九五不剝為陰不可也特聖人繫爻不言陰剝陽但言處剝之道此便是扶陽抑陰挽回世道之意雖然亦卦爻本有此象聖人因而發之陰陽消長固有自然之勢人事之盡自有轉移之妙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傳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見復生之理上九亦二作一一作已變則純陰矣

然陽无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一有盡字）為坤陽（一有復字）來為復（一有然字）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无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載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

理既如是在卦亦衆陰宗陽爲共戴之象小人剥廬

若小人則當剥之極剥其廬矣无所容其身也更不

論爻之陰陽但言小人處剥極則及其廬矣廬取在

上之象或曰陰陽之消一作交必待盡而後復生於下

此在上便有復生之義何也夬之上六何以言終有

凶曰上九居剥之極止有一陽陽无可盡之理故明

其有復生之義見君子之道不可亡也夬者陽消陰

陰小人之道也故但言其消亡耳何用更言却有復

生之理乎

或問十月何以謂之陽月程子曰十月謂之陽月者陽盡恐疑於无陽也故謂之陽月也然何時无陽如日有夜光之類蓋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无窮者○或問伊川云陽无可盡之理剝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變於上則生於下矣乃剝復相因之理畢竟須經由坤坤卦純陰无陽如此則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於復朱子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無陽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使无陽也然此亦不是甚深奧事但伊川當時解不曾分曉道與人故令人做一件大事看○自觀至剝三十日剝方盡自剝至坤三十日方成坤三十日陽漸長至冬至方是一陽第二陽方從此生陰剝每日剝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剝得盡陽長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長得成一陽陰剝時一日十二刻亦每刻中漸

漸剝全一日方剝得三十分之一陽長之漸亦如此問十月何以為陽月曰剝盡為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上面趲得一分下面便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也以此便見得天地無休息處○雙峯饒氏曰十月雖當純坤之月而其序介乎剝復二卦之間以言乎前半月則有剝而未盡之陽小雪以前以言乎後半月則有復而方生之陽小雪以後剝之陽方盡於上而復之陽已生於下矣是烏得為无陽乎知十月之非无陽則四月之非无陰亦可知矣此陰陽消息之理至精至微自程傳始發之然所言者其理耳而未有以驗其氣數之必然也朱子又從而推明之曰是當以一爻分三十分陰陽日進進一分剝之陽剝於九月之霜降而盡於十月之小雪復之陽則生於小雪而成於十一月之冬至夬之陰決於三

月之穀雨而盡於四月之小滿姤之陰則生於小滿而成於五月之夏至於是理與數合然後知陰陽絶續之際果無一息之間斷而程子之言為益信矣○建安丘氏曰剥爛也復反也剥之上九變則為復之初九自最高而最下自剥爛而復生故有碩果不食之象木脫僵立幾无一毫生意者此純坤之象也而生意已在其根矣此自坤而復也木末猶有碩大之果不為人所食則亦剥爛墜而已矣墜則生之所起果中有核實也核中有仁仁也仁則生矣此自剥而復也陽無可盡之理故剥即為復不必六自坤而復也

本義一陽在上剥未盡而能復生君子在上則為衆陰所載小人居之則剥極於上自失所覆而无復碩

果得輿之象矣取象既明而君子小人其占不同聖人之情益可見矣朱子曰上九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獨留如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於下則是君子之得輿也然小人雖載君子而乃欲自下而剝之則是自剝其廬耳蓋唯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无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故聖人於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若人占得此爻則為君子之所為者必吉而為小人之所為者必凶矣其象如此而理在其中矣○小人剝廬是說陰到這裏時把他這些陽都剝了此是自剝其廬舍无安身已處衆小人託這一君子為芘覆若更剝了是自剝其廬舍便不成剝了○臨川吳氏曰下五陽皆

已剝獨存一陽在上如木之果實皆已落獨一碩大之果不為人所食而猶在木末君子謂一陽坤為輿五陰承載上九之一陽如人之在車上君子筮得此爻則其象為得輿而占亦如之小人謂上九變為柔也一陽上覆五陰有廬之象奇變為偶則如廬之破壞穿漏其上而无以蓋覆其下故小人筮得此爻則其象為剝廬而占亦如之也○雲峰胡氏曰艮為果蓏艮上陽下陰果陽而蓏陰乾為木果衆陽皆變而上獨存有碩果不食象果中有仁天地生生之心存焉此一陽也在坤之月則剝之盡而復生在此則剝未盡而能復生指陽之性言也故有取於碩果不食之象碩果専以象言得輿剝廬兼象占而言小人剝廬亦戒辭也牀上之藉下以安者也廬下之藉上以安者也始而剝牀欲上失所安今而剝廬自失所安矣自古小人欲害君子亦豈小人之利哉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傳正道消剝既極則人復思治故陽剛君子為民所承載也若小人處剝之極則小人之窮耳終不可用也非謂九為小人但言剝極之時小人如是也

建安丘氏曰剝者言一陽在五陰之上而為陰所剝也故卦以上九為主其曰碩果不食幸一陽之存也在下五陰爻則有與與乎陽者吉無與乎陽者凶六三應陽則无咎六五承陽則无不利以其有與乎陽也餘三陰无陽可與則皆謂之凶然初六六二去陽遠而剝未盡故初蔑貞凶二亦蔑貞凶也至六四則已迫乎陽而剝極矣故不言蔑貞而直言凶也○雙湖胡氏曰下四陰爻雖因已成之卦繫辭其實各原其初剝陽言

之蠱卦本純乾也初之蔑貞其姤之時乎二之蔑貞其遯之時乎但以剝陽為蔑貞不以位論矣三之无咎其否之時乎四之凶其觀之時乎五之以宮人寵正當剝之時也聖人既於觀四別取觀國之光義而於剝五又取率羣陰以受制於陽為利焉至上九直象之以不食之碩果其扶陽抑陰之意每如此夫

䷗ 震下坤上

傳復序卦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物无剝盡之理故剝極則復來（一无來字）陰極則陽生陽剝極於上而復生於下窮上而反下也復所以次剝也為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歲十月

陰盛既極冬至則一陽復生於地中故為復也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故為反善之義

朱子曰十月坤卦皆純陰自交過十月節氣固是純陰然潛陽在地下已旋生起來了且以一月分作三十分細以時分之是三百六十分陽生時逐旋生生到十一月冬至方生得就一畫陽這一畫是卦中六分之一在地下二畫又較在上面則箇至三陽則全在地上矣四陽五陽六陽則又層層在上面去不解到冬至時便頓然生得一畫又曰陽无驟生之理如冬至前半月中氣是小雪陽已生三十分之一分到得冬至前幾日須已生到二十七八分到至日方始成一畫不是昨日全无今日一旦便復了大抵剥盡處便生如列子所謂運轉无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

虧亦是不覺其進不覺其虧蓋陰陽浸消浸長人之一身自少至老莫不皆然○天運流行本無一息間斷豈觧一月无陽且如木之黄落時萌芽已生了不特如此木之冬青者必先萌芽而後舊葉方落若論變時天地無時不變如楞嚴經第二卷首叚所載非唯一歳有變月亦有之非唯月有變日亦有之非唯日有變時亦有之但人不知耳此説亦是○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為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至天為四月陽氣纔生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大抵發生都只是一箇陽氣只是有消長上面陽消一分下面便陰長一分又不是别討箇陰來只是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謂之復復是本來物事陰來謂之姤姤是偶然相遇○臨川吳氏曰復還反也冬至之前六陽消盡而為純坤冬至之後一陽還反而生於下也○隆山李氏曰永剝之

後而一陽來復乃生生之本也天地之運一息不留剝終復始不容少緩若稍遲不及則生理息也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傳復亨既復則亨也陽氣復生於下漸亨盛而生育萬物君子之道既復則漸以亨通澤於天下故復則有亨盛之理也出入无疾出入謂生長復生於内入也長進於外出也先云出語順耳陽生非自外也來於内故謂之入物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屯艱陽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摧折春陽之發為陰寒所折觀

草木於朝暮則可見矣出入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既无害之而其類漸進而來則將亨盛故无咎也所謂咎在氣則為差忒在君子則為抑塞不得盡其理陽之當復雖使有疾之固不能止其復也但為阻礙耳而卦之才有无疾之義乃復道之善也一陽始生至微固未能勝羣陰而發生萬物必待諸陽之來然後能成生物之功而无差忒以朋來而无咎也三陽子丑寅之氣生成萬物衆陽之功也

一有之則為道字

若君子之道既消而復豈能便勝於小人必待其朋類漸盛則能協力以勝之也或問復一陽動於下而云朋來无咎何也朱子曰方一陽生未有朋類畢竟是陽長將次並進以其為君子之道故亨通而无咎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反復之復芳福反又作覆象同

傳謂消長之道反復迭至陽之消至七日而來復姤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謂七更也臨云八月有凶謂陽長至於陰長歷八月也陽進則陰退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也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

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又曰凡物之散其氣遂盡无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紅鑪雖生物消鑠亦盡况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无也月出則潮水生也非却是將已涸之水為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本義復陽復生於下也剝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為復以其陽既往而復反故

有亨道又內震外坤有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之象故其占又為己之出入既得无疾朋類之來亦得无咎又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故其占又為反復其道至於七日當得來復又以剛德方長故其占又為利有攸往也反復其道往而復來來而復往之意七日者所占來復之期也

朱子曰七日來復者終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舊底已自過了這裏自然生出來

又曰復反也言陽氣既往而來復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乎既消之氣以為方息之資也哉亦

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唯人亦然大和保合善端无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馳於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隆山李氏曰陽反而復生生之氣自此萌動故曰復亨又曰於臨曰八月有凶於復則曰七日來復陽消而數月者幸其消之遲陽長而數日者幸其長之速也○節齋蔡氏曰陽自建午之月漸消漸剝至建子之月而為復在卦經七爻於時經七月故曰七日來復不言月而言日者猶詩所謂一之日二之日也○鄭氏剛中曰七者陽數日者陽物故於陽長言七日八者陰數月者陰物臨剛長以陰為戒故曰八月○雲峰胡氏曰本義於剝之碩果曰剝未盡而復生至此則曰剝盡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蓋陽无頓生之理故先天卦序剝而坤坤而後復陽无可盡之理故後天卦序則以復次剝

其曰剝未盡而能復者指果中之仁而言也可見其所以為元者未嘗息其曰坤十月陽氣已生於下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可見其所以至於亨者未嘗驟前乎此自姤而剝陰在內為主陽常行逆境今自剝而復陽在內為主陽方行順境故其占為亨己之出入而得无疾者一陽順而亨也朋類之來亦得无咎者衆陽順而亨也是皆陽順而動之象也反復其道統言陰陽往來其理如此七日來復專言一陽方來其數如此利有攸往則其占又言一陽之長可往而為臨為泰以至於乾也

彖曰復亨剛反

本義剛反則亨 朱子曰剛反二字是解復亨下云動而以順行是解出入无疾以下大抵彖辭解得易極分明子細尋索儘有條理○臨川吳氏曰剛反釋復字而亨之意在其中剛既反則日長

日盛而亨矣○建安丘氏曰此云剛反言剝之一剛窮上反下而為復也下文剛長言復之一剛自下進上為臨為泰以至為乾也以其既去而來反也故亨以其既反而漸長也故利有攸往剛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已復之後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傳復亨謂剛反而亨也陽剛消極而來反既來反則漸長盛而亨通矣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以卦才言其所以然也下動而上順是動而以順行也陽剛反而順動是以得出入无疾朋來而无

咎也朋之來亦順動也本義以卦德而言進齋徐氏曰動而以順行者震動之始以坤順而行也出入朋來陽之動也无疾无咎以順行也○龜山楊氏曰一陽復於下而五陰在上則陽微而陰猶盛小人衆而君子獨動而不以順行則疾之者至身不能保尚何朋來之有○潘氏夢旂曰剝以順而止復以順而行君子處道消之極至道長之初未嘗一毫之不以順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本義陰陽消息天運然也朱子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消長之道自然如此故曰天行處陰之極亂者復治往者復還凶者復吉危者復安天地自然之運也○龜山楊氏曰四時之變浸而為寒暑固非一日之積也天且不能暴為之況於人乎

利有攸往剛長也長丁丈反

本義以卦體而言既生則漸長矣雙湖胡氏曰剛長則自復而臨而泰而壯夬至于乾其勢自不容禦矣○平菴項氏曰剝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復曰利有攸往剛長也易之意凡以為君子謀也○鄱陽董氏曰自外而入者曰來自内而出者曰往疾之者衆則未可往无疾則利於往矣消息盈虚天命之自然而君子不謂命也上文言出入无疾而後朋來无咎朋來无咎而後利有往蓋常不以天命之自來者為幸而深以人情之難測者為憂何也來者微而疾其來者衆也來者微則豈可遽以自幸疾其來者衆則豈可不善於自養哉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傳其道反復往來迭消迭息一有也字七日而來復者天地之運行如是也消長相因天之理也陽剛君子之道長故利有攸往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程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曰天地以生物為心○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无復故未嘗見其心○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為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了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問莫是於動處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張子曰復見天地之心咸恒遯壯

見天地之情心隱於微情發乎顯○或問程子言動之端乃天地之心切謂十月純坤不為无陽天地生物之心未嘗間息但未動耳因動而生物之心始可見朱子曰十月陽氣收斂一時關閉得盡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无端倪可見惟一陽動則生意始發露出乃始可見端緒也言動之頭緒於此處起於此處方見得天地之心也○問天地之心動處如何見得曰這處便見得陽氣發生其端已兆於此春了又冬冬了又春都從這裏發去事物間亦可見只是這裏見得較親切問動之端乃心之發處何故云天地之心曰此須就卦上看上坤下震坤是靜震是動十月純坤當貞之時萬物收斂寂无蹤跡到此一陽復生便是動然不直下動字却云動之端端又從此起雖動而物未生未到大段動處凡發生萬物都從這裏起豈不是天地之心○天地以生生為德元亨利貞乃生物之心也但其靜而復乃未發之體動而

通焉則已發之用一陽來復其始生甚微固若靜焉然其實動之機其勢日長而萬物莫不資始焉是天命流行之初造化發育之始天地生生不已之心於是而可見矣若其靜而未發則此心之體雖无所不在然却有未發處此程子所以以動之端爲天地之心亦舉用以該其體爾○程子說天地以生物爲心最好此乃是无心之心也又曰天地若果无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却自定心便是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爲心也又曰天地之心動後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程子云聖人无復故未嘗見其心且堯舜孔子之心千古常在聖人之心周流運行何往而不可見若言天地之心如春生發育猶是顯著此獨曰聖人无復未嘗見其心者只爲是說復卦繫辭曰復小而辨於物蓋復卦是一陽方生於羣陰之下如幽暗中一點白便是小而辨也聖人贊易而曰復見天地之心今人多言唯是復卦

可以見天地之心非也六十四卦无非天地之心但於復卦忽見一陽之復故即此而贊之爾論此者當知有動靜之心有善惡之心各隨事而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因發動而見其惻隱之心未有孺子將入井之時此心未動只靜而已衆人物欲昏蔽便是惡底心及其復也然後本然之善心可見聖人之心純於善而已所以謂未嘗見其心者只是言不見其有昏蔽忽明之心如所謂幽暗中一點白者而已但此等語話只可就此一路看去纔轉入別處便不分明也不可不知又曰天地之氣所以有陽之復者以其有陰故也衆人之心所以有善之復者以其有惡故也若聖人之心則天理渾然初无間斷人孰得以窺其心之起滅邪若靜而復動則亦有之但不可以善惡而為言耳○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蓋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此卦之下一陽爻即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也至於復之得名則以此陽之復生而已

猶言臨泰大壯夬也但於其復而見此一陽之萌於下則是因其復而見天地之心耳○伊川與濂溪說復字不同濂溪就坤上說就回來處說如云利貞者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來處說伊川却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以周易卦爻之義推之則伊川之說為正然濂溪伊川之說道理只一般非有所異只是所指地頭不同以復卦言之下面一畫便是動處伊川云下面一爻正是動如何說靜得看來伊川說得較好

本義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為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程子論之詳矣而邵子之詩

亦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羲至哉言也學者宜盡心焉

或問復見天地之心朱子曰三陽之時萬物蕃新只見物之盛大天地之心却不可見唯是一陽初復萬物未生冷冷靜靜而一陽既動生物之心闖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掩藏不得此所以必於復見天地之心也又曰要說得見字親切蓋此時天地之間无物可見天地之心只有一陽初生淨淨潔潔見得天地之心在此若是三陽發生萬物之後則天地之心盡散在萬物不能見得如此端的○問生理初未嘗息但到坤時藏伏在此至復乃見其動之端否曰不是如此這箇只是就陰陽動靜闔闢消長處而言如一堆火自其初發以至漸漸發過消盡為

灰其消之未盡處間天地之心也然那消盡底亦天地之心也但那箇不如那新生底鮮好故指那拔頭那生者言之則可以見天地之心親切如云利貞者性情也一元之氣亨通發散品物流形天地之心盡發見在品物上但叢雜難看及到利貞時萬物悉已收斂那時只有箇天地之心丹青著見故云利貞者性情也正與復其見天地之心相似康節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蓋萬物生時此心非不見也但天地之心悉已布散叢雜无非此理呈露到多了難見若會看者能於此觀之則所見无非天地之心矣唯是復時萬物皆未生只有一箇天地之心昭然著見在這裏所以易看也○靜極而動聖人之復惡極而善常人之復但常人也有靜極而動底時節聖人則不復有惡極而善之復問一陽之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端方萌處以惡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復如睡到忽然醒覺處

亦是復氣象又如人之沉滯道不得行到極處忽小亨道雖未大行已有可行之兆亦是復這道理千變萬化隨所在无不渾淪問今寂然至靜在此若一念之動此便是復否曰恁地說不盡復有兩様有善惡之復有動靜之復兩様復自不相須須各看得分曉終日營營與萬物竝馳忽然有惻隱是非羞惡之心發見此善惡為陰陽也若寂然至靜之中有一念之動此動靜為陰陽也二者各不同須推教子細○問冬至子之半曰康節此詩最好故某於本義特載之蓋立冬是十月初小雪是十月中大雪十一月初冬至十一月中小寒十二月初大寒十二月中冬至子之半即十一月之半也人言夜半子時冬至蓋夜半以前一半已屬子時今推五行者多不知之然數每從這處起畧不差移此所以為天心然當是時一陽方動萬物未生未有聲臭氣味之可聞可見所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也○問天心无改移謂何曰

年年歲歲是如此月月日日是如此○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是欲動未動之間如怵惕惻隱於赤子入井之初方怵惕惻隱而未成怵惕惻隱之時故上云冬至子之半是康節常要就中間說子之半則是未成子方離於亥而為子方四五分是他常要如此說常要說陰陽之間動靜之間便與周程不同周程只是體用動靜互換无極康節只要說循環便須指消息動靜之間而言○西溪李氏曰窮冬積陰之時幾於无生意矣而陽氣已動於黃泉之下猶之人焉方其物欲之深也幾於无天理矣而性善之端要不可泯也必有時而發就其發處觀之則天地之心見矣○臨川吳氏曰草木不斂其液則不能以敷榮昆蟲不蟄其身則不能以振奮此人之所以貴於復而復之所以貴於靜也寂者感之君翕者闢之根冬之藏一歲之復也夜之息一日之復也喜怒哀樂之未發須臾之復也○雲峯胡氏曰天地生物之心即

人之本心也皆於幾熄而復萌之時見之本義辭尚簡要未嘗泛引古語此則全引康節詩殊有意也朱子詩曰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識得无中含有處許君親見伏羲來學者有得於此詩則可以知康節之詩矣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傳雷者陰陽相薄而成聲當陽之微未能發也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陽始生於下而甚微安靜一作順而後能長先王順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安靜以養

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人君不省視四方觀復之象而順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當安靜以養其陽也程子曰聖人无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

本義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朱子曰一陽來復與雷在地中只是一義蓋陽生於閉藏之中至微而未可有為之時也○問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人於迷途之復其善端之萌亦甚微故須莊敬持養然後能大不然復亡之矣曰然○至日閉關正是於已動之後要安靜以養之蓋一陽初復其氣甚微勞動他不得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初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又曰古人所

以四十強而仕者前面許多年亦且養其善端若一下便出來與事物衮了豈不壞事○建安丘氏曰地靜雷動雷在地中靜養動也關宜閉者也而閉之商旅出諸塗者也而不行古者歲十一月朔巡守而后於是日則不省方皆法雷在地中之義而養微陽也○丹陽都氏曰舜十一月朔巡守而此言后不省方則知巡守者是月也不省方者是月之至日也○潛室陳氏曰一陽復於地下即是動之端但萌芽方動當靜以候之不可擾也故卦辭言出入无疾而象言閉關息民蓋動者天地生物之心而靜者聖人裁成之道也○雙峯饒氏曰閉關休息所以培養生意使之深潛固密而无所泄于以順陰而固陽也推此以往則政事云為之間凡可以扶陽抑陰而參贊化育者必將无所不用其至矣○雲峯胡氏曰安靜以養微陽大象從事上說本義引月令從身上說其教人之意深矣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傳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祇宜音抵抵也玉篇云適也義亦同无祇悔不至於悔也坎卦曰祇既平无咎謂至既平也顏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

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遠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祇陸德明音支玉篇五經文字羣經音辨竝見衣部

本義一陽復生於下復之主也祇抵也又居事初失之未遠能復於善不抵於悔大善而吉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或問无祇悔祇字何訓朱子曰書中祇字只有這祇字使得別看來只是解做至字又有訓多為祇者如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祇也祇與只同○建安丘氏曰坤上震下為復上體乃坤而靜之時下體乃震而動之始初九又復而反之機初以一陽為五陰之主居復之最先不遠而復故不至於

悔而得大善之吉者也復以修身唯不貳過之顔子其殆庶幾乎○西溪李氏曰一陽在内天地之心性善之端也故六爻以復善爲義○南軒張氏曰復之初九震體也微動之時也當是時而能復焉則去无妄不遠矣及其守之閑居之安則纖毫不萌即无妄也即誠也即天之道也即聖人之心也○雲峯胡氏曰春秋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公如晉至河乃復皆以不極其往爲復復善貴早故易以不極其往者吉之善失之遠而復必至有悔唯失之未遠而即復所以不祗於悔元吉本義云大善而吉是從事上説一本作向善而吉是從心上説讀者詳焉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傳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脩其身之道也學問一无問字

之道无他也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雙峯饒氏曰人之一心善端緜緜本自相續念慮之間雖或小有所差而其憮然不自安之意已萌於中是即天地生物之心之所呈露而孟子所謂怵惕惻隱之心者也人唯省察克治之功不加雖有為善之幾而无反善之實是以縱欲妄行而其悔至於不可追也善用力者誠能因是心之萌而速反之使不底於悔焉則人欲去而天理還矣此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六二休復吉

傳二雖陰爻處中正而切比於初志從於陽能下仁也復之休美者也復者復於禮也復禮則為仁初陽

復復於仁也二比而下之所以美而吉也本義柔順中正近於初九而能下之復之休美吉之道也或問休復之吉以下仁也朱子曰初爻為仁人之體六二爻能下之謂附下於仁者學莫便於近乎仁既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吉○建安丘氏曰人不能皆賢親賢則賢矣六二下仁之謂也卦惟初九一爻為陽二非陽而能下之則陰變而陽小人變而君子而復之六二亦變為臨之九二矣烏得而不吉哉○雲峰胡氏曰遯貴遠遠莫遠於上九而九五能比之故嘉遯遯之美者也德貴不遠初曰不遠復而六二能比之故曰休復復之美者也里仁為美亦此意歟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傳為復之休美而吉者以其能下仁也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復於仁二能親而下之是以吉也

進齋徐氏曰仁謂初剛剛復於下在人則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初不遠復二從初而復故曰以下仁也○南軒張氏曰易三百八十四爻未嘗言仁此獨言之夫子蓋有深旨克己復禮為仁克其私心復其天理所以為仁二去初未遠上无係應能從初而復所以為下仁也至四但言以從道也而不謂之仁矣蓋道者舉其大凡不若仁為切至也○李氏閎祖曰天下之公是无一毫私心善之本是萬善從此出○西山真氏曰伊川語錄中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說得太寬无捉摸處易傳只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云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只此兩處說仁極平正確實學者且當玩此此是

程子　子
筆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傳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本義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復而不固屢失屢復之象屢失故危復則无咎

故其占又如此　誠齋楊氏曰頻復非危頻過為危復義故无咎聖人危其頻過故曰厲以警之開其頻復故曰无咎以勸之〇雲峯胡氏曰三上下進退之間故曰頻巽以柔為主九三剛而不中失之失以其比柔故頻巽復以剛為主六三柔而不中失之失以其比柔位剛故頻復然頻巽吝頻復雖厲无咎此又不同也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傳頻復頻失雖為危厲然復善之義則无咎也　臨川吳氏曰頻雖有厲復則能補過矣故於義為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傳此爻之義最宜詳玩四行羣陰之中而獨能復自處於正下應於陽剛其志可謂善矣不言吉凶者盖四以柔居羣陰之間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援无可濟之理故聖人但稱其能獨復而不欲言其獨從道而必凶也曰然則不言无咎何也曰以陰居陰柔弱之甚雖有從陽之志終不克濟非无咎也本義四處羣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為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為故不言吉然理所

當然吉凶非所論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剝之六三及此爻見之徂徠石氏曰處上下四陰之中故曰中行不從其類而下應初故曰獨復○節初徐氏曰中者隨時取義非一定之謂也就上下二卦則二五為中就五陰爻則四為中此所謂時中○雲峯胡氏曰泰二夬五曰中行二五上下之中也益三四曰中行三四在一卦之中也此曰中行六四在五陰之中也然則二五之中中也或以三四為中隨時以取中也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傳稱其獨復者以其從陽剛君子之善道也雲峯胡氏曰脩

身以道脩道以仁小象曰脩身曰仁曰道惟初九當之○白雲郭氏曰剝六三乃復六四反對其義相類在剝取其失上下以應乎陽在復則取其獨復以從道

六五敦復无悔

傳六五以中順之德處君位能敦篤於復善者也故无悔雖本善戒亦在其中矣陽復方微之時以柔居尊下復无助未能致亨吉也能无悔而已

本義以中順居尊而當復之時敦復之象无悔之道也節齋蔡氏曰敦厚也坤象復五初陽五雖與初无繫而處位得中能自厚於復者也可以无悔○雲

峯胡氏曰諸家於此爻皆輕看殊不知不遠復者善心之萌敦復者善行之固故初九无祗悔敦復則其復也无轉移可无悔矣又曰不遠復入德之事也敦復其成德之事歟○隆山李氏曰易中陽長之卦凡在上陰柔之主則未嘗不附而順之无所於逆故復為一陽之長而六五則以敦復无悔臨為二陽之長而六五則以知臨為宜泰為三陽之長而六五則以帝乙歸妹為祉大壯為四陽之長而六五則以喪羊于易无悔諸卦六五爻大率皆以下順陽剛而得居上之體作易者當陽長之世以此垂訓要之皆所以為君子地云耳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傳以中道自成也五以陰居尊處中而體順能敦篤

其志以中道自成則可以无悔也自成謂成其中順之德本義考成也建安丘氏曰二四待初而復故曰下仁曰從道五不待初而復故曰自考二四其學力之功五其天質之美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傳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知有災眚災天災自外來眚已過由自作既迷不復善在已則動皆過失災禍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

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為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數之終至於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既迷於道何時而可行也或問伊川言災自外來眚自內作是否朱子曰看來只一般微有不同耳災是偶然生於彼者眚是過誤致然書曰眚災肆赦春秋曰肆大眚皆以其過誤而赦之也

本義以陰柔居復終終迷不復之象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以猶及也朱子曰上六迷復凶至于十年不克征這是箇極不好底爻故其終如此凡言十年三年五年七月八月三月者想是象數中自有箇數如此故聖人取而言之○問上六迷

復至于十年不克征何如曰過而能改則亦可以進善迷而不復自是无說所以无往而不凶凡言三年猶是有箇期限到十年便是无說了○進齋徐氏曰上六位高而无下仁之美剛遠而失遷善之機厚極而有難開之蔽柔終而无改過之勇是昏迷而不知復者也○雲峯胡氏曰坤體而居上體之上先迷者也迷不特凶又有天災有人眚用行師終有大敗及其國君亦凶至于十年終不能行甚言迷復之不可也迷復與不遠復相反初不遠而復迷則遠而不復敦復與頻復相反敦无轉易頻則屢易獨復與休復相似休則比初獨則應初也十年不克征亦七日來復之反乾九十坤无一陰數極於六而七則又為乾之始陽數極於九而十則自為坤之終故凡言十年者坤終之象也屯十年乃字頤十年勿用皆互坤○南軒張氏曰易之爻辭鮮有如是之詳其凶鮮有如是之極者而獨於復之上六言之蓋自古亡家覆國

反道敗德无所不在其源起於一念之微不能制遏之爾夫以陰柔之才去本之遠所謂人欲肆而天理滅者故有大敗終凶之戒也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傳復則合道既迷於復與道相反也其凶可知以其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衆當從天下之善乃迷於復反君之道也非止人君凡人迷於復者皆反道而凶也

雲峯胡氏曰剝上九民所載也一陽在上指衆陰之為民復上六反君道也衆陰之極表一陽之為君○建安丘氏曰復卦以初九為主其言不遠復无祗悔者喜一陽之來

也其上五陰爻則有得乎陽者吉无得乎陽者凶二比初則曰下仁四應初則曰從道此皆有得乎陽者餘三陰无得乎陽者五去初雖遠以居得中位自厚於復无悔三處位不中以去初未遠頻失而頻復者也故雖厲而可以无咎獨上六一爻最遠乎初又居一卦之窮迷而不復者也故凶又曰初為明睿之君子知過則改上也二四為樂善之賢者舍己從人次也六五為不踐迹之善人自厚其身又其次也六三為改過不勇之人復而失失而復抑又其次也上六則物欲沈滯本心喪失下愚不移者也尚何復之可言哉民斯為下矣○雙峯饒氏曰復卦辭專以氣數言爻辭專以人事言以氣數言則復有必亨之理如出入无疾朋來无咎皆是復之亨處其所以然者以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故也此是氣數之常自然如此若以人事言則須不遠復與休復方吉敦復方无悔獨復亦可以免凶咎若頻復則雖厲而亦可以无咎

迷復則必至於凶而有災眚矣此皆人事所致君子不可不慎也○習靜劉氏曰動靜天道之復也善惡人道之復也故彖象言動靜之復六爻言善惡之復復者剛之反也自五及初皆以從剛為復五之自考不如四之從道四之從道不如二之下仁二之下仁不如初之脩身三頻復雖危猶知復也上迷復反道則不知復矣

周易傳義大全卷九